



尤菴集

三十一

碑

共七十

~ 16  
2410  
40



和  
2410  
60-40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一

碑

圃隱鄭先生神道碑

圃隱先生既沒二百八十有餘年後學恩津宋時烈  
爲之說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而惟其託於人者  
有絕續故其行於世者不能無明晦此朱夫子所  
謂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能及者也嗚呼若  
先生者豈非其人歟先生挺豪傑之才負特立之資  
當麗運之將訖其盡瘁所事臣道畢備者固已垂諸  
冊書與古人并駕麗氏之有先生豈不幸歟雖然先  
生天爲我東生之也我東僻處夷服中至周武王時

殷大師來爲君長八教是施是必宗其祖舜司徒之敬敷者然繼作者無有聞焉歷二千餘年迹熄言堙將隨世而益下矣當胡元之世天下腥膻至於東土則又彝倫益斁誠亂極思治之日也先生以妥歡帖睦爾之五年丁丑十二月戊子生焉歿於洪武壬申四月初四日葬於龍仁墓賢村文秀山辰坐戌向之原諱夢周字達可自未生時已有嘉徵稍長卽慕聖賢之學父母喪皆廬墓終制雖其非禮之正然食稻衣錦供佛飯僧之俗漸變其舊矣衣冠文物遵用華制以革鞮屨卉裳之陋則用夏變夷之漸已見於此矣講書談理主於朱子而橫說豎說無不脗合則

不但古註之支離紛拏者不能以誤人而如江西永嘉之似是而非者亦無所售焉則有如百川歸海衆星拱極矣用家禮立祠堂而祭祀之禮正拒北虜歸義主而春秋之法明蓋其宏綱大用皆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而不惑矣是故本朝諸儒得有以推本演繹其道學淵源典章文物沿泝乎洛建而浸淫乎殷周者皆祖於先生則其制治保邦盡忠成仁者寔先生之餘事也本朝自國初漸加褒尚至我中廟朝靜庵諸賢出而益加闡明遂以從祀文廟則崇報之典至矣盡矣然若與薛崔安諸賢爲同條共貫則尚論者或不厭也惟禍昌之際史多闕文故先

生進退之義後人或有疑焉者然先生義精仁熟以道周旋君子之所爲豈衆人之所知哉昔有以問於退溪李先生者先生曰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斯至論也嗚呼先生盡心危邦卒以身殉則其忠盛矣喪祭之禮能變舊俗則其孝大矣然自古篤於忠孝者世不乏人則先生之忠與孝猶有其倫矣其斥胡元歸 皇朝用華制變胡俗使我東土爲中國之屬國而蔚然爲禮義之邦者是非先生之大功乎然考之春秋則弦黃諸國遠隔荆楚慕向中國以至滅亡而不悔者有之則先生之功亦不能以專美矣唯其以儒者之學爲己任而其爲學也

必以朱子爲宗使後之學者皆知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三者爲聖學之體要則其功孰與之侔並哉且夫自朱子以後 中朝之道學分裂岐貳陽明白沙之徒以荒唐隱僻之說思有以易天下而洙泗洛閩之宗脉晦塞而不傳此其害甚於洪水猛獸之禍矣獨我東土擇之也精守之也專訖無支分派別之惑此雖後先生而賢者之功而至若尋源溯本則捨先生其誰哉故前後尚論之士莫不曰先生東方理學之宗斯乃士林之公言也昔文中子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東土之士於先生亦當如此云嗚呼此實天爲我東篤生哲人以啓

道學之淵源使絕者續晦者明嗚呼此豈人智力之所及也哉先生延日人上祖襲明麗朝以名儒官止樞密院知奏事曾祖仁壽祖裕考云瓘俱贈顯官妣李氏署承約之女也先生二子宗誠宗本 光廟朝有名保者與六臣友善逮其獄起保常慷慨徃省其庶妹爲韓明澮之妾者曰公安徃日詣闕鞫獄也曰公當爲萬世罪人明澮聞之卽詣闕告 上親鞫之保曰常以成三問朴彭年爲正人君子故實有是言上命鞫之左右曰是鄭某之孫也 上遽命減死曰忠臣之後只竄迎日亦可謂尚其類也世愈遠益不振識者疑焉自近世以來漸至蕃昌其最顯者右議

政維城判中樞應聖寅平尉齊賢統制使楹統制使傅賢同知侗其奉先生祀者朝廷例加錄用今尚瑞直長纘光於先生爲十一代孫也古人有言曰開千眼者必有後於此亦可以見先生也銘曰

堪輿磅礴一理充塞風氣周旋開有後先昔者全閩一蠻夷區洎紫陽生爲魯爲鄒惟此東方寔惟九夷父師之後入教漸微勝國謠俗猶是椎髻惟我先生崛起其季豪傑之才純粹之體不由師承默與道契修之於己行滿鄉里行之於國風動遐邇庠序旣設俎豆莘莘士誦詩書良趨作新當時天下陸沉胡虜維茲用夏周禮在魯義主攘夷背陰向明春秋大義

炳如日星未盡底蘊天柱忽傾其身既沒其道益壽  
若山有岱如北有斗蓋先生道乃紫陽學祖述憲章  
躬行心得其在文席攘斥百家橫說豎說一此無他  
第所論說聽者疑惑及得胡通無不符合地遠世後  
若航斷港因言得意痕血擱棒爾後諸賢承繼張皇  
歷選前後其功莫當若宋濂翁始建圖書以授關洛  
以傳閩甌此殆天啓統會宗元凡我後學永泝其源

大司成尹先生神道碑

余嘗爲大司成尹先生述其墓表矣其諸裔又將伐  
大石備載事蹟以揭于阡道謹按先生諱倬字彥明  
坡平人上十四世祖瓘有大名今各公鉅人多其子

孫高祖坤以翊戴功開封號謚昭靖曾祖希齊行檢  
叅議贈贊成祖培掌令橫罹淫禍事見家乘考師殷  
官縣監妣雲峰朴氏府院君從愚女先生以 成化  
壬辰生始從朱溪君深源學朱溪以宗室子實倡性  
理之學 弘治辛酉先生年三十擢第隸成均燕山  
甲子編配朔寧 中廟卽位起廢由直講歷司藝司  
成以至大司成同知成均館事其他遷之可考者惟  
弘文校理禮曹正郎而已其餘皆在成均蓋是時靜  
菴諸先生皆萃於朝倡明道學期以堯舜君民而庠  
序諸生亦皆薄藻繪陋章句講說周孔程朱故諸老  
先生皆撤臯比以推先生先生亦自喜諄諄不倦雖

退食之暇挾冊詣門者連武焉如宋文忠公麟壽李文純公混皆承講授又如洪相國暹元判書混皆屏爵位終執席間之禮甚謹焉其後文純公每以所聞於先生者舉似學者必稱尹先生而其所誦大學格致之說者似不失乎晦翁之遺指矣己卯七月上遣承旨韓忠分御厨往成均餉其師生翌日皆詣闕箋謝 上御正殿引見先生同靜菴及金大成混登對又引諸生講書於前九月 上謁文廟訖御明倫堂諸賢被對與諸生講論尚書周易等書一時傳爲盛事其十一月袁貞等以陰謀起士禍先生別職當議讞卽謝不出羣小益不悅先生坐廢退斥久之

僅叙漢城左尹已而出爲松京留守而卒實甲午十一月廿八日也明年二月廿五日葬長湍府東基谷里午向之原先生前娶縣令韓士信女生先智兵馬使再娶大司憲李陌女生先哲副正其季先正女婿許鑄許明皆蔭仕其後雲耳益蕃以昌至今五六世殆數百人其顯者孫暲僉知暉承旨俱歷清選玄孫煌大司諫名行著稱烱弼善臨亂效節二房子姓皆力學修行模範一世其外出如監司洪命耆奮義死難判書洪命夏爲世名臣皆本於先生其餘別見下方嗚呼我東肇自檀箕上下數千年間惟 本朝之治最號文明而論其尤盛則又莫如己卯之世擬之

則周公制禮之後宋之元淳之間乎當此時久處師  
儒之職以專作新之任則其學術之正譽望之隆不  
待言而可知也其門下諸賢又蔚然以貴 明宣之  
際則其功亦可謂盛矣今大學庭中有先生手植文  
杏數株先生每以語學者曰根深者未必茂故其學  
於先生者皆敦本實耻夸毗久而無弊能有其傳蓋  
爲己下學之功爲學者之先務此其徵也歟近世李  
文成公珥最於此學擇而精語而詳而亟稱於先生  
必以靜菴並美後之學者以是爲正則其於尚論也  
庶乎其得之矣銘曰

詩歌棧樸作人之德在 中宗世誰任其職有美先

生學有本末 王曰汝賢宜承宜弼姑長我學以教以  
育士曰吾 王爲我擇師棄爾談戲捨爾文詞進退  
函丈爾質爾疑公在于泮多士式訛於樂泮宮載絃  
載歌如古臯契贊襄咸皆夔在虞庠栗溫是諧濟濟  
彬彬庶躋以寧讒人罔極卒壞于成雖則壞之令聞  
不已宏儒髦士聿追遺指亦有聞孫其德克似其德  
維何忠信文行惟爾有孫敬彼壇杏

十清金先生神道碑

十清先生朝京師還到遼東聞北門禍作先走陰崖  
李先生籽松齋韓先生忠同南袞赴燕袞病甚危松  
齋曰這漢不死必赤士類矣陰崖目攝之而至誠救



療至是禍作袞與沈貞之爲也先生涕泣曰袞貞果赤士類孝直何罪孝直靜菴趙先生字也姦黨固已銜之旣畢使入侍筵席上方講論語至過勿憚改先生進曰殿下亦有過矣向者趙光祖等欲效唐虞之治殿下尊寵信任之於是新進之士遽欲革舊更新固有過激之失矣其時殿下若能取財稱停則必有成效而顧乃竄逐殺戮是殿下之過大矣然知其過而速改則是無過矣過而不改斯爲過矣因反覆陳說言淚俱下旣退袞時爲左相與其黨合辭啓曰聞筵中一宰臣以光祖被罪爲言請推治兩司長官洪淑趙邦彥等請拿鞫遂下廷尉其責辭

曰趙光祖罪狀朝廷旣依律處斷而某在宰相之列眩亂是非使論議不定事將不測上特原之只杖配于陰竹縣留春驛當先生進言時尚公震以翰林入侍出而歎服曰今日始聞讜言姦黨怒並劾之壬午先生蒙宥因寓居于忠州知非川上自號知非翁及後朝廷收叙黨人處先生以樞府入京謝恩卽還杜門以沒其世先生慶州人諱世弼字公碩新羅金氏王之後高麗有仁瑄檢校太子太師自粹文科壯元官至都觀察以孝旌間號桑村寔先生高祖也曾祖根本朝漢城少尹贈兵判祖永儒成廟朝各臣官至知樞謚恭平公考薰僉正贈判書妣宋氏

郡守翺之女 成廟臨軒試諸生先生爲第一時年十八 上愛其年最少卽命題呼韻先生復操筆立就 上益竒之賞賜甚優 弘治乙卯司馬丙辰登第由槐院爲翰林選入玉堂自正字至修撰以天曹郎奉使北關時李聳巖賢輔爲永興訓導先生一見識其爲人歸卽甄拔卒爲名卿燕山甲子罹士禍謫巨濟丙寅 中廟卽位以應教召還 上命擇文士賜暇書堂時被選者六七十人先生爲之首陞典翰故事當進講時典書吏必籤進當講處進講官必宿習其句讀文義然後乃入一日吏適誤籤他處先生與諸僚入筵則非所宿習者而適語艱義奧同僚開卷

失色先生含卒讀下灑然解釋略無礙滯蓋先生博洽經史都無生面文字故其能副急迎亦如此同僚莫不歎服陞通政爲副提學承旨者居多丙子爲養爲廣州牧 上講易學啓蒙有難解處 上問誰知者有以先生對者卽命駟召入對明暢 上甚嘉歎焉嘗命該曹錄聞廉潔善治人先生與鄭誠謹等與焉卽進嘉善階觀察湖南入爲大司憲吏曹叅判己卯春 上將講性理大全別擇靜菴金慕齋安國等十人先生卽其一先生在當時爲上下所推重如此也先生生沒皆癸巳歲娶府使李鐸女長男礪次確叅奉季儲持平生員楊誼萬戶崔弼臣生員李贊三

女壻也內外曾玄甚蕃而且多顯者不能盡記世以己卯爲我朝文明之盛當時坐黨謫者其之才之德不言而可知矣先生學問論議可爲後世法者必多而斬伐銷鑠之餘無有能發揮傳述者又胤子持平公於乙巳士禍繼被淫刑以沒未能收拾襲藏以遺後昆獨其見於黨籍者只寂寥數語而已可勝歎哉今據家狀則有曰天資甚高充養有素爲學以格致誠正爲先爲文絕去藻飾華靡之習其居家事親盡其孝事兄盡其恭奉先盡其誠教子弟一遵禮法當官處事廉潔正直尤以道德開濟爲士類所敬重噫當時靜菴諸賢其規模氣象自如是矣此足以觀先

生大略矣夫豈多乎抑其前後受禍松齋最酷陰崖最輕先生居兩先生之間今先生與陰崖並享於忠州之書院尊慕先生者旣不以受禍輕重而有間於陰崖尊慕松齋者亦豈有貳於先生哉其高下淺深非後學之所敢知而一時諸賢之相與同條共貫則無疑矣然則黨籍序以受禍輕重爲優劣者有未必盡然者矣慕齋先生金公安國嘗撰先生行狀不幸逸於兵火其後因循無復有收錄發揮者今先生四世孫遇坤宗鉉等來請墓文余辭不獲命而追叙如此云銘曰

中廟改玉衆賢彙征濟濟盈庭其志君民其道商周

其學周程誰與同朋與同其氣允矣先生博極羣書無深不鈎無曠不精經幄討論操戈入室羣彥皆傾雖在外郡上思其學亟招以旌世慕其賢域舍其沙虫篆忽成神武夜開賢俊駢首鬼泣神驚洪水漫天包山駕陵一柱亭亭日暮天陰鷓鴣滿林鸞鷲孤鳴牢狴桁楊對移殘駟澤畔之醒天網俄弛置我朝籍爛然晨星匪我思且歛衽來歸魚鳥爭迎我室清幽我稼豐長我湖空明如昔宋朝元祐完人有劉元城竟收初心不施以沒彼哉哀貞士林追慕享祀孔式黍稷非馨有來千秋疇敢不式先生之塋

南冥曹先生神道碑

南冥先生既沒士益苟俗益偷有識者思先生益甚然人人尚知貴義賤利恬退之可尚貪冒之可羞則先生之功實大矣先生天分絕異生九歲嘗疾甚先生告母夫人曰我幸爲男子天必有所與今日豈憂夭死乎甫成童目見己卯士禍之慘遂不赴舉以親命嘗一就爲文慕左柳一日讀濂溪志伊學顏之語慨然發憤自山齋揖諸生歸日讀六經四子及宋時諸賢書精究力索夜以繼日手摹先聖及周程朱三子像以寓景慕之意宋圭菴先生李相浚慶贈以大學心經等書先生輒書曰自得此書悚然如負丘山益從事於朴實之地時文定正位大小尹相構先

生益無當世意永拋博士業入智異山築室以居扁曰山天齋一意進修所造益以高明嘗以晦齋先生薦授齋郎不就後晦齋按道求見亦辭謝 明廟三年特命超叙兩拜主簿退溪李先生在朝以書勸起終不肯又除丹城縣監上疏辭二十一年陞判官召旨再下仍賜藥餌食物先生遂赴 召上引見問以治道先生對曰道在方策不須臣言臣以爲必須君臣之間情義交孚然後乃可有爲也因極陳生民困悴之狀 上問爲學之方對曰必須心得不可徒聽人言也 上又問孔明事對曰孔明與昭烈同事十年不能興漢臣所不得知翌日謝歸 宣廟初再

有徵命又辭因進時弊十事二年又承 召上章言爲治之道在人主明善誠身必以敬爲主又極陳胥吏情弊狀除典籤不拜歲大饑 上賜粟以周先生上書陳謝且曰累陳愚言無所施用辭甚切直 上俄聞其疾亟遣醫視之則先生已沒實 隆慶壬申二月八日也前歲後山木稼 帝京星官語 本朝行人曰汝國高人近將不利至是果驗噫哲人生沒豈偶然哉四月六日葬于山天齋後先生氣宇高凝嚴毅正大莊敬之心恒存于中惰慢之氣不設于形潛居幽室肩背竦直晨興靜坐默觀精思聞若無人其學專以敬義爲要左右什物所銘而自警者無非

此事故先生神彩峻潔容貌俊偉其克己如一刀兩  
段其處事如水臨萬仞絕無依違苟且之意平居家  
人不敢闌語嬉笑內外斬斬最篤於孝友在庭闈間  
油油翼翼以善爲養專以悅其心志其持制血泣哀  
慕前後皆廬墓戒童僕毋以家事來論人有來吊者  
只伏哭答拜而已未嘗與之坐語與弟桓友愛彌篤  
常曰支體不可分也同居一墻之內出入無異門雖  
退處山林傷時憂國出於至誠每中夜獨坐悲歌泣  
下人殊未之知也取友必審其人不可於意者雖  
達官要人若將浼焉最與成聽松大谷東洲李黃江  
金三足堂諸君子相好若芝蘭與退溪先生往復辨

論嘗與退溪書曰平生景仰有同山斗退溪論先生  
曰合於君子出處之義矣先生教人各因其材有所  
質問必爲之剖析傾倒聽者洞然開釋嘗曰今日之  
弊喜趨高遠不察切己之病聖賢之學初不出日用  
之間如或捨此而遽欲窺性理之奧是盡性至命不  
本於孝悌也又曰聖人微辭奧旨先儒相繼闡明學  
者不患難知患無爲己之實也讀書至緊要處必三  
復乃已仍成二冊曰學記其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上賜祭賻粟贈大司諫後加贈領議政謚文貞晉州  
三嘉金海諸邑章甫皆設祠以享焉先生諱植字楫  
仲曹氏出昌寧始祖瑞實麗祖外祖自是士大夫不

絕國朝錫文領議政封府院君是先生六代祖曾祖  
安習生員祖永不仕考彥亨登第歷揚中外妣李氏  
忠義衛菊之女以弘治辛酉六月二十六日生先  
生于三嘉之兔洞夫人曹氏其父琇世爲南平人生  
子次山夭死女適萬戶金行側出次石次磨皆縣監  
次礪護軍金行二女適叅判金宇顥監司郭再祐次  
石男晉明察訪次磨男敬明益明復明女適叅奉鄭  
興禮次礪男浚明生員克明女適鄭顏晉明生彛敬  
明生矇晚矇晤益明生晬張復明生矇瑞浚明生眞  
昇暑克明生景晏眞昇晏皆生員內外曾玄摠若干  
人余生後世未及灑掃於門下然一時諸賢之論想

像而揣摩其壁立千仞日月爭光之氣象至今猶使  
人凜然畏敬其扶樹風聲以振委靡之習俗也宜哉  
至於啓手足而猶以敬義諄諄語學者所謂一息尚  
存不容少懈者耶孟子曰聖人百世師也伯夷柳下  
惠是也朱夫子取此語以稱東溪高公倘使夫子復  
起則先生脚下其不用此語乎抑否乎必有能識之  
者矣銘曰

天賦之高襟懷無累灑灑落落信古好義名節自礪  
橫流碣石築室山間嘯咏唐虞徜徉自樂惟敬與義  
聖師所訓大揭墻壁喚醒滌濯對越上帝日乾夕惕  
聖朝側席賁然來斯歛反初服進修之勇捕龍縛虎

老而彌篤聲名愈高士林愈傾如斗在北木稼徵災  
少微藏輝哲人之厄高山既頽邦無典刑士靡矜式  
惟厥風聲廉頑立懦壽我國脉頭流倚天其川圻地  
滄淪磅礴有來千億先生之名與之無極

河西金先生神道碑

國朝人物道學節義文章忒有品差其兼有而不偏  
者無幾矣天佑我東鍾生河西金先生則殆庶幾焉  
先生諱麟厚字厚之蔚州之金蓋出新羅金傳王鶴  
城府院君德摯其別子也以至于 本朝直長義剛  
訓導九叅奉齡寔先生曾祖祖與考也妣玉川趙氏  
叅奉公孝謹好善有古君子風先生生而形貌端正

風神秀朗數歲行必正履不由側逕身外之物一不  
經意惟書籍翰墨是好嘗手擘菜皮必盡其心乃已  
曰欲見生理之本末九歲竒服齋遵見而異之曰子  
當爲我世子之臣蓋 仁廟性質生知臣民咸仰其  
聖德故也稍長常穆然默坐儼若對越講論到意會  
處輒欣然自得達曙不寐其所造已深遠矣 嘉靖  
辛卯中司馬時年二十二時經黨禍未久士諱學問  
之名先生與退溪李先生志氣相得往還講磨極有  
麗澤之益焉庚子登第分隸槐院賜暇湖堂拜弘文  
正字陞博士兼侍講院說書 仁廟毓德春宮聖學  
日躋得先生大悅恩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



且特賜書冊又爲墨竹以寓微意先生作詩以謝其印本爲世所寶爲副修撰因東宮火變上劄曰自古善治之主莫不以親賢才正士習爲本蓋必親賢才可以專輔翼而養氣質必正士習可以明彝倫而正風俗且如向來己卯之禍朝野無不愍其冤枉然而至今不能開陳本心顯白非臺上以釋殿下一念之疑下以洒諸臣九原之憤而一有端言正色之人則輒斥以小學之徒士習不正職此之由願殿下虛心靜慮深惟致災之原研幾於講學而致曲於存察要使本原澄澈表裏皆實無一毫私僞以雜之則邪正不難辨是非有所定可以起已偷之士習可以

振已解之紀綱教化之陵夷風俗之頹敗有不足虞矣辭意剴切自此中廟益知靜菴諸賢之寃頗示悔悟而厥後申請者益衆卒至仁廟初服快下伸雪之命先生蓋發其機焉乞養得玉果縣監務循良情一境賴之明年乙巳詔使張承憲至召爲製述官時仁廟初卽位時議咸欲留先生以補新化而時事顧有可憂者先生辭以親癯而歸七月上猝然賓天先生聞訃驚慟幾絕而蘇因以疾解縣任歸自是凡有除拜皆不就連丁內外喪克盡情文至於衰服之制一遵禮經喪除以校理召又上箋辭明廟諭以君臣大義先生亦極陳疾病難進之狀並辭食

物之賜庚申春忽感疾屬當上元命家人具時食薦于家廟事訖遺命勿用玉果以後官爵遂以翌日庚午壽五十一而歿訃聞 上驚悼特致賻儀先生清明溫粹胸次洒落人以爲清水芙蓉至其立志爲學也積之以窮理主敬謹思明辨之功則其造詣之深人不能有所測知者矣蓋先生初從金慕齋受小學書用功最深至於大學則兀然端坐而讀之至於千餘遍反復紬繹不得不措自後雖以授門人弟子未嘗以易此也嘗曰大學一部之中體用具備條理不紊捨此無以進道矣不讀是書而欲看他經猶不築基址而先作室屋又曰讀此書無疑者未必有實得

苟字字研窮句句思量則必有未透處如於章句未透叅以或問或問未透叅以諸家之說久久必見冰釋之效矣其於語孟詩易覃思實踐而曰得力莫如語孟又嘗謂太極圖說義理精深西銘規模廣大不可偏廢常玩索不已至其持守則必以敬爲一心主宰日用之間儼然肅然辭氣安定視聽端直表裏無間動靜如一情意之發獨先照於幾微事物之應必揆度於義理善利公私之分益致其謹自其性命陰陽之妙以至人倫孝悌之實體在一身本末備具卓然乎大中至正之規矣故有言學當專務篤行者則曰知有不明行必窒礙有言學當專治其內者則曰

外不整齊內必怠慢又嘗曰學莫如知行並進內外  
交修至其證訂諸說之未安者毫釐必辨於花潭則  
慮其弊流於頓悟之捷徑於一齋則病其道器之混  
爲一物論人心道心則黜羅氏體用之說至於退溪  
李先生有四端七情理氣互發之論高峰奇先生深  
疑之質問於先生沛然無所疑滯遂以論辨於李先  
生殆數萬言世所傳退高往復書者是也蓋先生於  
道理洞然無疑叩之斯應若取諸袖中而與之而無  
不曲當故雖以退溪之精密亦屢舍已見而從之文  
元公金先生以先生說考證禮書者多有焉先生論  
議不惑於新奇不亂於繳繞平正明白使人易知顛

撲不破然未嘗以知道自居常若有不足者嘗有詩  
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先生識趣大  
槩此可見矣先生少有經濟志當安老伏法之後金  
慕齋李晦齋諸先生稍稍進用而先生獨見幾微卽  
有歛退志及 仁廟賓天驚號殞絕如不欲生杜門  
自廢屏棄人間事頓無送往事居之意每值七月一  
日輒入家南山谷中慟哭竟夕而反蓋當時不敢問  
故只自隱痛於心而未嘗形諸言語人終不能知也  
嘗作有所思吊申生諸詞寄意激烈一篇之中屢致  
意焉讀之者自然髮豎而膽裂然竟莫測其旨意之  
所在也歷覽古今至奸臣媒孽使君父嬰其禍者必

扼腕慷慨不翅躬親當之者蓋以一心而函三才造化之妙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重者終有所不可誣者矣其家政必以正倫理篤恩義爲主閨門之內和順雍睦而濟以嚴整入其家者如入治朝焉飲酒微醺繼以吟哦音調洪暢令人莊以和暇日必攜冠童逍遙徜徉顧謂諸生曰學者時時體認沂水庭翠氣象然後方能少進爾後學之被其引接者如襲春風而覩慶雲也其述作根於風雅參以騷選李杜凡有感觸一於詩發之清而不激切而不迫樂而不至於淫憂而不至於傷皆所以理性情而涵道德其疏章通暢典雅必以理勝真仁義之言也文集若干編

行于世周易觀象篇西銘事天圖諸作逸而不傳惜哉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占筮筭數律曆無不通曉筆法勁健絕無妍媚態所謂德性相關者然也配尹氏縣監任衡女二男從龍從虎三女壻趙希文梁子澂柳景濂也從龍男仲聰參奉無嗣從虎察訪男南重其子亨福亨祿亨祐亨祉二女壻李奎明竒震發也亨福男昌夏泰夏亨祐男噐夏亨祉男鳴夏大夏其出后亨祿者仲男也昌夏生翼瑞斗瑞時瑞泰夏生天瑞地瑞元瑞鳴夏生致瑞李壻男逸之實之茲之密之倍之竒壻男挺然挺之挺漢內外曾玄摠若干人以文行相尚其年三月癸酉葬于長城治西願堂

山先塋百陽之原門人創書院以享之 崇禎壬寅  
顯宗大王賜額曰筆巖復命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  
學謚文靖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嗚呼聖朝  
崇報之典至是而無遺憾矣蓋海東自殷師世遠聖  
學不明至我 中明之世治教隆盛莫不以洛閩爲  
準則然於道器危微之說尚多聽瑩者而先生自能  
獨見大意學問思辨直尋正脉 本朝宗儒名賢往  
往致身於蔑貞之際周旋委蛇志欲扶社稷救士林  
身且不免而先生自能知微知彰遜世無悶以沒其  
世由是觀之其明知達識超乎事物紛糾之表而深  
造厚積進乎精密正大之域至其清風大節聳動震

耀使之頑廉而懦立則雖謂之百世之師可也然而  
本之則實根於道學之正然則人不可以不知道而  
欲知道捨學問何以哉世徒以節義論先生者可謂  
淺之爲知也銘曰

達道有五君臣父子此其大經欲盡其理盍究聖經  
有知存行學問之道亶在於是捨是曷程於惟先生  
天賦之異質粹氣清智豪力雄勇邁終古廣大高明  
旣極羣言反以約之允矣集成君臣之義父子之仁  
各得其貞其所及人沛然旁達式圍式型世道人文  
天秩民彝炳如日星循古訖今計功論德孰與先生  
聖朝褒崇多士尊慕岱宗魁衡願堂之陽銘此豐碑

維千萬齡

休庵白公神道碑

靜菴趙先生以聖賢之學興致澤之治旋遭奇禍其  
言行之可爲世法者乃爲世所諱其道幾乎熄矣不  
有親承旨訣篤信守死公誦於衆咻之中使其復明  
於世者斯文安得有今日乎則休菴忠肅白公諱仁  
傑字士偉其人也蓋當我 中廟盛際羣賢蔚起金  
公湜以高才邃學長成均公慨然有求道之心每諸  
生隨例講學之外公獨執經難疑必得其義理之正  
然後乃已尤尊信趙先生委己而師事之就其宅傍  
構室以居焉既而北門禍作師友盡殲公慟念悲傷

卽入金剛山久然後反間游大學出言制行不改師  
門舊法衆皆指日文網將加公故稍去崖角又爲大  
夫人年高遂取司馬及第時輩斥以趙先生徒擯隸  
成均館久後始授藝文館檢閱故事政曹開政則藝  
文館一員詣政廳書其得失公以眇然新進能復其  
廢執筆往惟謹政曹甚憚之陞爲禮曹佐郎爲養爲  
南平縣監建學擇師以教其人又親至爲正句讀如  
明道晉城之爲均賦薄歛以厚民生倉廩廢舍廢無  
不修有以關節撓法者公一斤之以治行第一特陞  
其資以獻納 召有忌而譖之者還仍舊任竟拜持  
平轉戶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乙巳 仁廟昇遐

明廟卽位 文定大妃下密旨于尹元衡使亟除  
仁廟舅尹任及大臣柳灌柳仁淑等公時復爲獻納  
主謀者難公使許磁諭公指磁舊要也磁要說百端  
公拒不聽磁怒曰所以先事委曲者知有老親也非  
細故也或曰辭疾可免乎公曰臨事辭難吾不爲也  
翌日臺諫齊會議多從公事不得發於是鄭順朋李  
芑林百齡許磁徑詣 闕請罪三人時李晦齋彥迪  
爲院相亦不敢救公將與同列爭之同列縮頸無敢  
應者公乃獨啓曰國家事當出於光明正大今罪此  
三人而不廷議不列罪名后弟奉密旨行事何以示  
後世且使奸人暗地構扇以陷所惡其流之害何可

勝言元衡承內旨以肆其惡大司憲閔齊仁聞有內  
旨伺候諸宰家有同傳令軍卒請皆抵罪又駁兩司  
失其言責 文定大怒下公于吏曰任等謀危 宗  
社此人託公護賊事將叵測時北憲鄭公礪順朋子  
也牽裾以諫曰白公忠直今若見殺父將得罪萬世  
順朋乃疏曰白某不知國家重事徒言密旨之非愚  
妄之發不必深罪 文定由是怒霽只遞官歸坡州  
於是柳尹三人皆以逆論死越三年丁未鄭彥慤以  
良才壁書告變因加罪乙巳人或死或流公遂配安  
邊未幾大夫人歿公以不得奔喪號擗倍常越五年  
有大赦放還田里公素貧至是生理益蕭然固晏如

也先是己酉有奸人又上變乙巳餘人鮮有免者公亦不以爲意客至觴酒歌呼談論自若人不見其愁居懾處之容也每夜必誦太極圖說程朱諸書未嘗不在左右居廿餘年元術敗死公議稍張公叙復歷四官爲揚州牧使爲民興利去弊纖悉無遺民立石頌之 宣廟卽位務求賢俊公甚負朝野之望數月之間自弘文校理歷直提學陞承旨移吏曹叅議大司諫時 仁順王后垂簾公進曰 嗣君不至幼冲女主不可以久聽國政 仁順不悅然亦未幾撤簾公爲 上進劄言古昔聖王先正厥心以立其本堯舜所謂精一執中卽其事也 殿下體此而能建其

極則羣下莫不精白一心不應後志矣 殿下生長閭閻此商王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者誠能終始典學遜志時敏則心與理一政學相成矣又曰所謂敬者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殿下念茲在茲動靜勿失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可馴致也又曰吾東方道學自鄭夢周金宏弼始有淵源趙光祖以傑出之才闡程朱之學循蹈規矩非禮不動大礪名節興起斯文二帝三王之盛庶幾復見而衮貞肆其鬼蜮竟致寃死朝野之痛久而彌深謂宜推獎真儒贈以高官美謚從祀文廟則天理可明人心可正道德可一而風俗可淳矣遞授工曹叅議旋復前職 上議祭私



親公以爲繼統之義雖嚴而私恩不可盡絕今遣祭  
官以伸至情無不可者言者以爲非是駁遞公復爲  
工曹叅議轉大司成公因遂退歸 上思公風節屢  
以兵曹叅知大司諫召皆固辭俄特陞嘉善拜大司  
憲公三辭 下手札曰君子生世致君堯舜垂名竹  
帛可也卿忠誠貫日月節義凌冰霜宜速赴召公遂  
趨朝未幾遞屢拜同樞兵工曹叅判兼 經筵義禁  
府事復長憲府者再嘗以天早上疏曰昔漢臣有言  
天災不痛於肌膚震食不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  
輕上天之怒此言真今日藥石也願 殿下惕然自  
省痛洗弊習進上貢物量宜減損諸色卒隸均其苦

歇除一族之侵禁無名之稅可以利國便民者期於  
必行則及今猶可爲也今旣疏釋幽枉然孰有加於  
乙巳己酉之寃乎誠願渙發雷雨其時被罪者悉復  
其官籍沒之物亟令還給則忠魂感泣士林興起矣  
且李滉酷好學問講明性理如欲圖治非委任斯人  
則不可又申靜庵從祀之請 上多採用焉廷議又  
欲削乙巳僞勳柄臣有不欲者公面責之曰此議不  
行則公罪不可辭又自兵曹歷刑曹移大憲忽有飛  
語公將論朝貴若干都下喧騰公曰我心事如青天  
白日恨不早退卽謝歸後人有上書言白某謀害士  
林不售而退 上怒曰白某精忠貫日至欲究治其

人居官不受騶直有所得輒以頒諸親族既退無朝夕之資監司尹公根壽以狀聞再命賜以米豆上章謝仍復請以趙光祖從祀文廟先是公欲請趙先生廟額力疾入京則院生已陳乞而未獲卽還歸特旨陞授叅贊下書徵再辭不許遂還朝始至歎曰吾已耄矣思欲復覩天顏乃入侍上勞問甚至公進對數萬言皆治道之要然耄聵不能十一深自慨歎復欲實封以進覃思苦索累月乃上大槩前後致災之由及上心受病之根又極論東西分黨之弊又言牛溪栗谷兩賢道德又極陳靜庵道德學問事功之懿而惜院額之靳未言南北戎蠻形勢請修

軍政上優答更命繕寫以入時輩以所論朋黨者爲不利於己兩司交章劾之又嘗以疏本託栗谷李先生修潤言者謂李珥自草疏誘白某以進將文致之公疏言臣文墨不足使珥修潤昔程子代呂公著作應詔封事爲富弼草山陵疏臣亦未嘗向人隱其實矣上釋然慰諭之自是益與時輩相戾嘗命駕往靜菴書院俛仰舊跡徘徊不忍去悉以其俸賜歸之院庫己卯九月廿九日卒于京第年八十三自病及葬醫問賻祭恩數有加下教曰賢宰逝矣予極驚痛其冬葬于楊州積石里公高邁疏曠慷慨有氣節自少志道希賢不求溫飽立朝以後益自淬礪雖

遭廢斥不沮不挫至於乙巳之禍冒死抗言直欲以  
隻手扶持世道表正人紀其孤忠正氣可以撼山岳  
而摩星斗是以聲名洋溢乎一世士論翕然歸之其  
草啓時柳公希春爲之吐舌曰壯哉小人之異己者  
亦歎服羞愧嗚呼此豈勢利之所能移威武之所能  
屈哉餘人少經風霜無不摧折公履險愈多厲志彌  
苦其忠君許國之心白首不渝因事獻言必極其意  
而後已末年上章身已屬疾而思慮積苦不得少休  
子姪交諫皆斥退之其心如冰必東不可止遏蓋聞  
靜菴當朝其畢義願忠之誠如此云公早孤事母夫  
人必順其意事兄如嚴父燕山昏虐毀撤民家公八

歲出見中使周旋應對中使異之其家得不毀母夫  
人貧甚達夜執女紅公侍坐終夜必待母夫人就枕  
然後乃寢母夫人憐之每韜燈假寐公既睡乃起一  
日書九容九思於座右潛心靜坐居三月同輩見之  
曰君容貌辭氣大異於前及事真儒而得聞大道之  
要則所見益高所養益正利害欣戚一無所入於其  
心晚而德器成就則寬和坦夷不設畛域人與之處  
洞見肺腑聞人之善至誠稱慕橫逆之來受而不較  
雖卑少者苟言其過則必喜聞而亟改之平居無所  
嗜好服食麤疎凝塵滿室而亦不掃也唯性理之學  
既老猶耽晝誦夜思有得則輒識之同志來見則欣

然講討窮晝夜不倦真所謂勉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歟蓋公於靜菴先生誠服而心醉沒身景仰雖未知盡得其全體然以其相近者自成一家見諸行事而以詔後生則其功真不少矣若使天相斯文士禍不作使公得竭其才於師門則其所成就豈止於此而強盛之年不使坎壈羈窮以展其蘊則其事業又豈可量也嗚呼惜哉 宣廟嘗褒公以廉謹仁祖朝追賜易名之典牛溪先生嘗曰休庵他日當得勤學好問之文世無公議其言不行識者恨之爾平士民爲立祠宇賜額曰蓬山坡山人亦俎豆于栗谷院廟之傍公水原人上祖景臣爲高麗侍中曾祖

效參持平祖思粹叅校考益堅王子師傅以公貴皆有追爵妣丹陽禹氏司直從殷女公初娶平澤林氏生一男曰惟恭早夭繼嬖順興安氏萬戶璨女文成公裕後也婦德甚修教諸子常以急流勇退爲戒生二男惟恒縣令惟咸承旨主簿趙堪安守基進士辛世英義寧監胤祖縣監任穡其五女壻也惟恒二男五女男曰孝良縣監悌良生員婿曰僉正金期遠李詳崔興雲柳信朋李諤惟咸五男一女男曰海良善良縣監信良都事賢良僉知憲良婿金興祿趙堪一男一女男毅道僉正婿成文濬縣監安守基一男一女男鍵婿李景震辛世英無後義寧監一男一女男

李春英僉正婿趙大宏任稽一女婿李重基縣令孝  
良男奉事弘命僉知弘性弘中郡守弘一悌良男佐  
郎弘祐叅奉弘績善良男弘望弘基弘猷信良男弘  
規弘兼賢良男弘濟弘胤弘源至今四五世內外子  
孫多不能盡錄而其外裔之顯者令趙鎰佐郎錢僉  
正成櫟僉知掇李時材同知李行健右議政行遠叅  
判李時楷時楨通政申恂監司李萬雄掌令鄭始成  
郡守始大縣令趙逢源正言崔商翼始公與聽松成  
公爲同門友牛溪先生事公甚謹嘗記公始末以爲  
狀今弘一弘祐將樹墓隧之碑要余書其事余惟公  
盛德大業非後生末學所可形容謹將牛溪之狀節

錄如右而又係之銘銘曰

箕條邈焉文弊言堙真儒勃興道宏學醇孰承其緒  
偉哉休菴如在程門楊氏于南麟死魯郊慟纏鱣堂  
闕彼空谷我佩潔芳理有伸屈乃進 王庭元祐餘  
蹤羈旅孤惻衆流靡靡一柱亭亭時當辰巳 二聖  
繼陟小人究凶君子爲肉庖臣舊弼口緘手縮公奮  
其忠賁育莫奪流離困欲我心彌白 宣廟之初寤  
寐豪英起公于廢日加 恩榮暮年壯心匪石誰轉  
事喜乖張卒莫我展惟有師門九死可忘高山景行  
江漢秋陽尋其贖馥發其餘光斯文不絕繫誰之功  
真源旣導百川其東曷徵其信有覺坡翁我作銘辭

以告無窮豈敢作之坡翁是宗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一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

碑

思菴朴公神道碑

國朝屢更士禍至於乙巳而極矣世道大變斯文倒地聖賢之書指爲禍胎士子所事時文而已而國勢之危已甚矣天佑我東士流蔚興 明宣之際治教大明爲士者誦法孔孟程朱人倫明於上庶民親於下庶幾乎三代之隆矣當是時主張清議引進士類卓然爲領袖者曰思菴先生朴公諱淳字和叔其人也世運平陂時論乖張公遂跋扈奔迸德業中沮至今爲識者之恨焉公忠州人朴氏譜自高麗副正英

八世而有曰蘇始仕 本朝爲殷山郡事是生智興  
成均進士是生祐生員壯元明經及第官至右尹號  
六峰其兄祥世稱訥齋先生爲己卯名賢六峰娶棠  
岳金氏女生公子 嘉靖癸未姿稟絕異色夷氣清  
金精玉潤八歲開口詠物輒驚座人隣有教師曰吾  
敢爲爾師六峰常以文自負見公作曰老滕當屈矣  
十八成進士受學於徐先生敬德丁未六峰沒廬墓  
毀幾滅性練後猶啜粥服闋入山讀書逾年而歸訪  
耻齋洪仁祐講橫渠大和等篇耻齋歎曰可與共學  
其惟和叔乎癸丑 明廟以經書親臨試士公舉止  
雍容辨釋精透庭中屬目遂 賜第居首歷數官爲

吏曹佐郎弘文館修撰校理 賜暇湖堂一日 上  
召對湖堂學士講論經理且 命製述親執青鍾滿  
酌以醕而又放蘇軾金蓮燭故事以送之翌日大臣  
尚震等率詣 殿陛陳謝一時以爲盛事爲檢詳舍  
人奉命檢災于湖西陞弘文應教時館中將議上林  
百齡謚號百齡當乙巳士禍與尹元衡鄭順朋許磁  
李芑逞其奸兇圭菴宋文忠以下諸賢無遺類而告  
廟錄勲矣元衡以肺腑親方爲領相執國命奸黨恃  
爲城社視正士耿耿百齡如不得美謚則大禍復作  
矣以故館中相顧依違公獨奮然議定曰泰昭蓋袞  
鉞間矣元衡喑噫曰林公國之元勲謚無忠字意在

巨測將鞫治士類洵懼而公夷然 上將置重典有  
救者只命罷黜始公將待 命金吾入室更衣坦坦  
而出家人不知有事及歸幼女出迎公執手笑曰幾  
不得復見汝矣翌日南歸壬戌除韓山郡守期年而  
政成邑民愛戴如父母每衙罷輒處亭舍課日讀書  
傍郡之士聞風全集癸亥以成均館司成召入歷侍  
講院輔德司憲府執義弘文館直提學劄論時事陞  
爲承政院同副承旨自是每承旨有關公名未嘗不  
在焉由吏曹叅議移司諫院大司諫遞復拜論妖僧  
普雨罪請置法又論黜元衡蓋自己巳以來元衡與  
百齡許磁等結爲腹心芟刈士流流毒百姓國勢隳

晚將不保朝夕公慨然歎曰劾冀誅憲挽回世道吾  
責爾就議於大司憲李公鐸李公難之公徐譬而始  
許焉公歸不脫朝服取燭草啓遲明入啓時 文定  
薨才五月 上不忍遽允公爭益力遂並左議政沈  
通源而逆黜百姓歌舞於道中外之以儒爲名者沛  
然有向善之心於是選六行之士以清仕路伸雪冤  
死之人復其官爵凡係蠹國害民之事一切革罷而  
文純公以下羣賢皆以世道爲己任相與先後焉蔚  
然有元祐之望當其孚號之初文純亦且疑而危之  
匪公則難矣特拜司憲府大司憲自是旋遞旋拜丙  
寅爲副提學以書勉文純公赴朝 隆慶丁卯 明



廟昇遐翌年戊辰行人歐希稷以 皇帝命來頒  
大行謚號公以遠接使往迎詔使見公禮儀中度凜  
然起敬及與酬唱歎曰宋人物唐詩調也既伴送還  
朝其三月 帝又遣成檢討憲王給事璽頒 皇太  
子册立詔公始拜兩館大提學復受儼事其見敬禮  
如前成公爲公題平遠亭十絕亭在錦城畢使請以  
文衡移授文純公其啓曰提學雖是館閣之職而終  
不如大提之重今李滉以高年碩儒顧爲提學而臣  
乃處其上顛倒甚矣 上議于大臣而從之文純公  
復辭遞於公公論道學則以心經近思錄爲本論文  
章則主於馬韓李杜士習丕變焉己巳四月晝講與

奇高峰大升論 文昭殿祔禮蓋李芭等承順 文  
定意以 仁廟爲未踰年之君不祔 文昭殿而祔  
於延恩國人悲憤公論之痛切文純亦論殿屋變通  
之制皆被大臣沮格夏判書金鎧潛伺間隙欲陷公  
以及諸賢以爲今日士習已成己卯蓋欲紹述袞貞  
餘論也鄭松江澈以持平入侍面斥鎧姦狀鎧涕泣  
而出文純公與人書曰近日一番騷動雖攻他人意  
實在混於是三司並論鎧削奪時公爲善流宗主遂  
以爲吏曹判書公固辭不出李文成公珥勉之曰當  
哀聚士流啓迪 上心不可使小人壞弄也 上亦  
不許其辭故遂出仕翌年正月辭遞爲禮曹判書辛

未奉安實錄于茂朱復以吏判陞贊成壬申拜右議政赴京師賀 神宗皇帝登極故事外國進奏皆由夾門公爭之表文由正門入自是遂爲定式是行中朝人素聞公名沿途索詩者甚衆將還主事問開市公曰寡君未嘗好貨祭酉還 朝極陳王守仁學術之非陞左議政請以未出身人通臺憲甲戌辭遞玉堂請勉留曰忠賢無腹心之寄秋復拜左議政乙亥 懿聖大妃喪再度獻議請以白衣冠以終三年後於 仁順大妃喪亦然俗論不能奪然側目者多矣秋引入復出嘗於 筵席極稱文成公學問道德之懿冬辭遞己卯拜領議政多所建白如封植魯山

墓如採用成文簡所陳勿許其退如請收用金孝元洗滌東西黨論如勿以李文成爲 奏請使如設經濟司改貢案諸事或蒙 採施或以爲迂濶而不用惟盧蘇齋守慎頗無異同而金公宇顥則事事力主焉壬午迎 詔使黃洪憲王敬民于西郊祭未尼胡叛先是公以北路爲憂有所規畫又區別人才及是文成公爲本兵內籌軍謀外調兵馬舉無遺策 上方倚以討賊一日文成承 召詣闕忽眩作淹滯上遣醫看病且令退去調治而臺劾闖發文成上疏待罪公與僚相請敦諭出仕後臺劾重發以爲擅國慢 君將欲何爲時尼胡連陷鎮堡勢甚危急而臺

啓不止必欲擊去文成故公請姑遞本兵 上從之  
而以公兼兵判時文簡公上疏極論時人朋讒之狀  
公請對辨別忠邪是非甚暫於是三司論公十罪並  
劾兩賢公退出江舍於是朝紳儒生並上伸辨之章  
者至於累百人右相鄭芝衍專救公 上親製教書  
特竄主論之人其餘黨與並補外而曰予欲法朱子  
入於珥渾之黨又勉諭公入來甚勤公不得已應  
命甲申正月文成公沒公子然孤居無與協恭寤寐  
憂歎而已乙酉辭遞歸江舍夏以盧相言特赦竄逐  
人秋李潑等誣毀公及諸賢書名黨籍丙戌八月乞  
假沐浴于永平 上遣中使宣醞於東門外永平有

白雲山溪潭絕勝公仍卜築居之瀟洒出塵口絕時  
事日與村氓野老爭席忘形有來學者則相與討論  
疊疊不倦有拜鶻窩二養亭吐雲床名號環以白雲  
溪金水潭蒼玉屏興至杖履逍遙或游楓嶽諸山  
上知公有長往志遣醫問疾召命三至而終不赴己  
五七月二十一日早作吟詩倏爾乘化春秋六十七  
是日天雨雷震俄而祥光燭地晃若皎月山氓驚訝  
全集則已三臯矣其九月葬于鍾賢山夫人高氏生  
一女適郡守李希幹公髫齡求道既受家庭之學又  
從花潭受業晚又服習李文純公消息盈虛無不與  
同至與文成公論理氣冲漠大小闔闢之妙則其淵

源造詣槩可見矣及其立朝就列惟以格君心爲本而所務者分別淑慝進退賢邪故其所同寅協恭無非賢德俊乂之流以故朝著清明生民乂安若得終始展布以盡所學則其治教之效豈至於此而止哉及其遭讒擯棄返身林泉日與村秀才子歌詠先王之道德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而泯然有會於心則蓋有人不及知者豈因阨窮而愈表見者歟白沙李相公恒福嘗狀公行而頗有脫略處豈魏良齋墓文意耶李郡守之子濲爲請文集序於清陰文正公其發揮引重無復餘蘊矣其後朝廷 賜謚文忠南中章甫多立祠俎豆之永平亦然公論之定不待百年矣

殷山公塋在懷德船巖川西麓公嘗築室其前名曰思菴故學者稱爲思菴先生云銘曰

世道升降職由其人其所由惟義與仁義以正君仁以安民 本朝休明公起南垠際我 明宣寔曰昌辰休休有容德豈無隣於惟栗翁尊尚文純明體適用實儒之真棧樸之化羣哲振振旌招繹續惟渭惟莘咨予在庭公秉樞勻姦倖屏跡俊乂躍鱗庶幾熙載親見君良平無不陂賢路荆榛謂我邦朋十罪斯陳公遯于野誰任經綸其山嶠萃其水淵淪鶻窩玉屏寂寞之濱我杖我屨咏沂上春永言不忘彼西方人悠然乘化雷雨警晨昔元城沒斯異斯臻元

城氣像壁鉄山銀公實如之終不緇磷我作銘詞篆  
此貞珉

松江鄭公神道碑

文元公金先生生長生渾厚崇深毀譽無誰而獨於陰  
陽淑慝之際辨之甚嚴每以松江鄭相公爲君子以  
攻公者爲小人嘗記其事實詳且質矣其後先生胤  
子文敬公先生集撰公行狀悉承先意噫欲知公者  
觀於二先生文字斯可矣今公之孫養將樹石神道  
而以余嘗游二先生門者託以銘文雖不敢當而亦  
有所不敢辭者謹按公諱澈字季涵迎日人遠祖均  
之麗朝平章事 本朝有洪謚恭簡子淵兵曹判書

是公高祖曾祖自淑郡守祖瀹叅奉考惟沈判官世  
以清白相傳判官公尤有孝友行妣竹山安氏大司  
諫彭壽女大諫公每稱吾女孝可敵十男 嘉靖丙  
申閏十二月六日公生于漢陽里第十歲判官公罹  
乙巳禍流落南方公從行束脩金河西麟厚門又從  
竒高峰大升游稍長與栗谷牛溪兩先生相友善辛  
酉司馬試居上游明年擢壯元第時斬伐之餘士類  
擯斥公故進道見枳自典籍周流冗散首尾五年矣  
丙寅奸兇退黜公始擢拜獻納持平退溪先生稱有  
古諫臣風入玉堂爲修撰戊辰 宣祖大王嗣位自  
權奸用事仕路久滄公首爲天曹郎恢張清議登進

士類舊宰金鎧洪曇等深加忌嫉退溪亦被譏訕鎧於經席進斥士類至曰今日士習幾乎己卯己卯蓋指靜菴諸賢公後與鎧同對斥鎧邪說上厲聲曰鄭澈誤矣公曰雷霆雖震臣言不可不盡極言鎧等紹述袞貞之狀鎧竟削黜庚午癸酉公連遭考妣喪喪除歷敷如舊再爲直提學時朝著有東西色目而公最被東人忌惡故謝歸鄉里丁丑仁聖大妃薨公赴哭闕下栗谷亦入臨旋歸公勉留栗谷調劑彼此栗谷謂公曰君若留朝持議和平則黨論熄矣我以燮和之責付君而去矣五月陞同副承旨時李潑爲後輩宗主栗谷勸公與潑交歡頗與調劑及

尹月汀根壽兄弟叔姪以暗昧見斥金黃岡繼輝亦因此被劾去公愈不能平遂與潑爭論而彼此無復保合之望矣後公拜大司諫栗谷復勸公出以釋時疑公乃供職未幾時輩復劾公又疏論沈義謙爲小人公等爲邪黨栗谷上疏言鄭澈忠清剛介一心憂國其氣節實是一鶚之比乃加以黨邪之名使不得接跡於朝於是時輩並劾栗谷公自是自廢不出庚辰爲江原監司上疏請修魯山墓復拜兵曹叅議大司成論者謂公應製書有輕蔑大臣意公遂棄官歸時栗谷爲憲長潑嗾掌令鄭仁弘使論沈義謙栗谷欲不從則恐其愈激遂勉從焉公知仁弘意不在義

謙而栗谷見欺謂栗谷曰豈料吾輩死於公手乎栗  
谷笑謝翌日再 啓仁弘果添入義謙援附士類等  
語 上問士類爲誰仁弘對以鄭澈等相爲締結以  
助聲勢栗谷見仁弘曰季涵曾以時論過激故果有  
不平之言而非護義謙也且以季涵之介得締結之  
名不亦寃乎且吾嘗稱澈賢而今又斥爲義謙之黨  
則我乃反覆人吾當辭避矣仁弘不得已自劾曰鄭  
澈雖與義謙情分甚厚不至如他人臣乃以爲義謙  
之黨論事失實矣栗谷將啓遞仁弘則洪汝諄不肯  
從 上曰時輩深怨鄭澈恐李珥引入要路必欲擊  
去也時輩因攻公及栗谷愈力後 上曰鄭澈曾爲

承旨時觀其所爲介潔之人而盡心國事者也又謂  
朴相淳曰予嘗謂鄭澈必與人寡合今果然矣特除  
公全羅監司壬午復以特旨除禮曹叅判俄拜咸鏡  
監司公臨行上疏言事 批曰奇哉卿說今將遠離  
故有此忠懇之言癸未還拜前職未幾超陞本曹判  
書憲府論執 上不允會時輩因邊事劾栗谷以誤  
國小人栗谷遂遜荒牛溪疏辨其誣朴相淳亦言朴  
謹元等挾憾構陷狀於是並詆朴相及牛溪牛溪卽  
日還山大學生四百餘人投疏指辨忠邪 上乃招  
二品以上教曰朴謹元等予知其奸遠竄何如左右  
爭爲解救公獨進曰此人等不可不明示好惡以定

是非於是 上自製責詞竄謹元等三人左補者亦多金字顛等爭以爲不可取決於失志快快乘時陰陷之一言因劾公以交構煽禍職爲亂階前後儒疏皆出其風旨 御批鄭澈其心也正其行也方惟其舌也直故不容於時見憎於人耳若其當職盡瘁忠清節義草木亦知其名真所謂鵷班之一鶚殿上之猛虎頃日讜言斥邪予已知今日得此謗矣若罪鄭澈是朱雲可斬也公引咎辭職三疏不允甲申除大司憲公復力辭 上手書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以賜公乃出請量移三竄收叙其脅從之類 上教政院曰都憲獻說極駭但此卿素以剛直忠盡名故優容

不責云公請辭 答曰此輩乖亂朝廷在法罔赦卿反以是爲言使奸邪生意此予所以不得不錯愕也此言幸而出於卿口予姑容之冬陞拜贊成知 經筵事是時栗谷旣歿公與朴相獨在朝端而時輩齟齬益甚乙酉公與朴相相繼退去五月徐益上疏言鄭汝立反覆之罪又請召公及朴相盖汝立嘗以讀書爲名至尊栗谷爲未熟底孔子及栗谷卒見時議方追詆甚至乃於 筵中誣毀栗谷時輩悅之稱以第一流故益疏至發其推尊栗谷書其書之作在栗谷易箚前三日也三司論益黨公而實欲營救沈義謙 上雖斥汝立爲邪恕而竟罪益故邪黨以此窺



測 聖意遂劾義謙有植黨朋比等語 上問所朋  
比爲誰遂舉朴相及公栗谷牛溪金繼輝朴應男朴  
漸尹斗壽根壽辛應時李海壽等以對潑又追啓洪  
聖良具鳳齡生員李貴上疏斥其欺罔潑益詆兩先  
生甚於汝立 上命榜示義謙罪列書公及栗谷以  
下以爲黨人朝野駭愕蓋義謙以 母后弟因宮禁  
事嘗甚忤 上意故遂爲當日機阱初趙重峰習聞  
潑言常不悅公公按湖南重峰先爲都事至欲避去  
公謂重峰曰請少留真知小人然後去未晚也重峰  
不聽公介於栗谷諸賢勸重峰還則日見公所爲乃  
脫然心服反謂潑前言皆誣乃馳見潑極言公所行

無愧神明且言汝立可絕潑不從遂告絕矣至是上  
疏論兩先生道學之正時輩誤國之狀而又訟公曰  
澈之剛直只以一唾潑面而積成見鬼之車張弧不  
脫俾餓于野人或謂澈疾惡已甚固宜取敗而臣獨  
見其惜潑兄弟多般規責而潑也不悔輾轉椽害丁  
謂懷慚必逐寇準漢無汲直孰制淮南臣恐爲元衡  
李樛復讐者轉變爲莽操也丁亥李貴等復疏辨潑  
等誣罔略曰澈之爲人孝友清介立朝廿餘年一朝  
失位其貧至於朝食無醬則其清高一節足以起世  
礪俗云潑自辨 上斥潑以反覆戊子春重峰聞有  
倭讐復上疏言宋有臘寇有人言今無他策只有召

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寇自平矣宋帝不省惟章蔡之徒是崇故臘寇大熾金虜繼至今大盜橫行南北之憂有大於金虜而廟謀一無陳劉之策請亟召淳渾澈等使其表正百僚則猶有扶持之望矣 上斥以人妖而焚其疏後重峰復上疏言公之在朝專欲尊君庇良慷慨直言故百僚嚴憚如猛虎在山藜藿不採今若收用則庶幾積弊一祛朝野清寧矣三司交章竄配北塞而世無敢復爲公言者公自乙酉退處南中日以經史自娛己丑秋有子之喪營葬在高陽先壠下十月汝立謀叛事發公聞變欲赴 闕知舊或止公勿入以避形跡公曰逆賊謀害 君父重

臣近在 國門外義不可遲回乃趨朝 上以忠節獎之時汝立亡 命遇官軍自刃而死其子與黨與就捕次第吐實祭天文及諸般凶逆之狀狼藉彰露而時輩猶且掩蔽儒生梁千會等上疏暴其狀右相鄭彥信上疏自明 上下備忘記曰自變作之日右相所爲多未安者鞫問疎漏予固已疑訝今反上疏至曰不通書札其謂予無目耶仍下彥信與汝立通問書十餘紙于鞫廳於是臺諫論劾彥信欺罔十一月拜公右議政爲委官乞免 上以主辱臣死與疾討賊之義敦勉公乃出謝彥信及其兄彥智潑及弟洁白惟讓等先已出賊招 上親鞫震怒公進曰朝

臣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惡也天下寧有兩  
汝立乎今以書札間事遽加刑戮恐非 聖世事  
上意稍解並 命除刑遠竄其後儒生梁訥疏論當  
初彥信欲斬告者 上益怒命再鞫彥信仍 賜死  
公又 啓曰我 朝二百年未嘗殺一大臣仁厚之  
風無異趙宋今宜遵奉 上不聽他相不敢言公獨  
再 啓論救得減死遠配潑洁惟讓等累爲諸賊所  
引 上再命拿鞫皆死 上以潑等締結逆魁惟讓  
與汝立書中有犯 上語皆 命斷以逆律公議  
啓曰潑等與賊親厚則有之矣臣意不敢以爲與聞  
也 上怒下教謂公爲專輒公遂遞委官公自變初深

以連累朝紳爲憂抵牛溪書請亟出而同救之有崔  
永慶者頗有清修名旣而染汚汝立等詆毀栗谷諸  
賢至言公及朴相其首可梟及是諸賊皆言言三峰  
爲謀主而又言三峰乃崔姓居晉州者因有蜚語謂  
永慶爲三峰全羅監司洪汝諄密 啓以聞一面移  
文嶺南則兵使梁士瑩先已逮捕矣永慶供以不與  
賊通問 上下汝立與永慶書及誹謗詩永慶辭窮  
公 啓曰老人容或忘前事且此詩乃甲申年間匿  
名傳說者非永慶作 上乃命停刑牛溪以書亦勸  
公解救公 榻前復申前說永慶因此得釋旣而臺  
諫請究竟罪狀復下之理公復具劄欲待刑推 命

下與他相同請會永慶病死庚寅 上以公嘗雪宗  
系之誣及鞫逆有勞策光國平難二勲封公府院君  
初李山海等與公同推牛溪栗谷自甲申以後專附  
時論尤爲公所鄙而釁隙深矣至是山海欲致款公  
不應山海大慙挾奧援構陷公無不至一日公與柳  
相成龍及山海約請建儲山海再稱病不至而煽動  
內間謂公先請建儲建儲後仍不利於某王子母子  
及公入請 上不答諸宰懾焉獨李誠中李海壽繼  
公言 上特出誠中海壽于外公辭遞於是李弘老  
等嗾安德仁等疏詆公誤國 上引問誤國何事德  
仁對以酒色 上曰酒色豈爲誤國蓋弘老等不料

上引見未及指授德仁故其對如此云辛卯憲府先  
論柳拱辰李春英等趨附宰相 上問宰相爲誰歟  
遂以公對而劾以招權植黨將啓士禍 上命列書  
公罪狀榜示中外洪汝諄等復論公罪重罰輕 上  
曰鄭澈嗾丁巖壽等欲驅一代名卿陷之逆黨兩司  
遂更論公兇悖不道請竄初配明川 命移晉州汝  
諄等復請遠寘窮荒乃改江界公病不得趨程 上  
命杖押官而又 命加公栲棘於是洪聖良李海壽  
尹斗壽根壽李山甫朴漸柳拱辰白惟咸張雲翼李  
春英黃廷或黃赫金權黃慎柳根李洽任鉉具窺等  
皆坐竄斥李誠中以同請建儲禹性傳以不從時論

故雖素不悅公而同被罪謫初永慶被逮實由汝諄  
啓聞故其時令汝諄核 啓汝諄執士人梁千頃姜  
海等以 啓千頃等上疏言飛語不自己出會永慶  
已死不復根究至是汝諄 啓以謂永慶爲三峰者  
必有指啖遂嚴鞫千頃等千頃等引證當時傳語者  
任禮臣等十數人而不復跟問淫刑不已千頃姻族  
竒孝曾以金誠一言誘千頃曰若引鄭澈則生千頃  
海乃誣公以求免而皆竟死汝諄等既得千頃誣服  
益雀躍相慶將加公死律李公德馨曰澈實狀未著  
不足以服人汝諄遂不得售姜海臨死有遺疏以明  
誣引出於見欺求生而疏不得入壬辰四月倭寇至

大駕西至松京臺諫論山海交結宮禁濁亂朝廷罷  
免 上御南門慰諭軍民軍民咸請釋公 上乃下  
教召公曰知卿素有忠孝大節可急赴行在公慟哭  
兼程上謁於平壤 駕到博川聞平壤陷 上命世  
子分朝他相皆從 世子公獨扈 駕到龍灣俄受  
命體察南方公駐節江華以控制南北時牛溪以檢  
察使在松京欲與公糾合諸軍襲勦京城賊未果遂  
南下撫循遺民以爲收復之基又上疏言 大駕遠  
狩而湖南猶爲國固守此殆天意伏望 大駕還駐  
定州以待天兵東宮亦來駐湖南觀勢進退倘天兵  
不出 大駕亦謀浮海而南以答兩湖之心乘舟雖

危不猶愈於棄土疆而渡遼乎會有言 王師多道  
亡咎在體察 上怒甚有讒者又乘其間會臺諫復  
論山海罪並及其奧援 上雖勉從而疑所論悉出  
公意及李海壽請竄汝諄弘老等 上乃教曰此人  
等罪予所未知但此人等頗劾鄭澈爲奸云公受  
命板蕩之際讒間交亂惶懼北歸癸巳奉表如京先  
是有 二陵之變公將行上劄言寢苦枕戈之義且  
請徵發之際以哀慟之意遍諭兵民且計倉實稍遺  
處又勸出富民粟以賑飢民時天兵將撤還公中道  
復上言宜亟遣使乞寢班師之 命又言晉州之守  
孤危可憂旣而果陷敗如公言十一月復 命言者

謂公在京有賊退之說以誤事機公遂乞退明月十  
八日捐館于江華寓舍春秋五十八翌年有權愉者  
挾舊憾上疏言公誣殺崔永慶金宇顥等繼之遂追  
削官爵後鄭仁弘嗾其徒朴惺文景虎等前後投疏  
言構捏者鄭澈指喚者成渾蓋仁弘與其妻弟梁弘  
澍相仇因以深怨牛溪必欲因公株累焉於是賊臣  
竒自獻等迭相唱和三司俱發 上斥公爲奸兇而  
牛溪爲奸黨並奪牛溪官及仁弘爲都憲至發追刑  
之論公之諸子環守塚隧以待 命適仁弘被遞而  
止自是仁弘與爾瞻自獻等互肆其兇數十年間世  
變極矣癸亥 反正仁弘等皆伏大誅文元公先生承

召入對爲陳公寃狀公之子宗溟亦上疏 上下其  
疏領議政李元翼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等咸請  
伸寃復官 上從之世或疑公於逆獄容有未盡以  
得大禍是不舒究本末故不得其實也惟公剛腸嫉  
惡積忤時輩及至癸未目見羣邪誣賢贊决流放則  
邪黨益切齒而已有書名禁錮之禍矣及逆謀之發  
聞變赴難固臣子常節其平日崇獎逆魁而累出爰  
辭者與關通書札而辭屈情敗者及至不道之書上  
徹 睿覽者無非自取而悉出 聖斷公何與焉公  
多般救解至被專輒之譴而猶謂構陷李潑母子之  
死出於他相而反移公身罔極之誣可以類推矣至

其誘死囚誣人偏於陷公之機械而仍爲教猱之謀  
其禍遂及 聖母其流亦慘矣自辛卯以後多少 嚴  
旨視昔褒嘉之 教一何相反是知愛憎之至變而  
忠信得罪者非虛語也自是素知公無他而亦嘗景  
仰者或反談公得失以諧世取寵可勝道哉幸而  
聖主御世論議之定不待百年石壓筭出理難終遏  
雖邪論緒餘猶未全殄而天理至公人心莫誣百世  
之後愛憎都冷則是非之真自當愈明矣何復戚戚  
哉公天性疏通峻潔事父母至孝待兄弟怡愉前後  
居喪皆盡情禮每朝夕哭泣感動隣里至有不忍食  
者祭饌必手自割正喪制節目與諸賢往復辨論未

嘗放過祥後服色因公復古謬俗一變每日晨起拜家廟出入必告上墓必哭拜讀書不過三遍卽成誦於近思錄朱子書着力尤多雖在憂患流離亦課誦不輟在江界手大學一部兼誦小註於園籬長木白而書之以朝夕寓目其勵志不懈如此詩文俊爽飛動有意外趣筆法亦道逸蓋公胸襟朗徹絕無畦畛凡有所懷必發於言見人有過雖親友與權貴絕不少饒竟以是得禍如山而剛正之氣老而彌厲焉辭受甚嚴嘗手書戒子弟曰鞭靴不已必至裘馬當官風采凜然人不敢干以私公之伯姊爲仁廟貴人公幼嘗出入東宮明廟爲大君時仍與游處情

好甚篤及公擢第明廟賜酒饌以助宴需泊爲臺諫宗室景陽君以罪係獄明廟私囑曰吾兄將死請少寬之公竟不奉旨當乙亥棄官而南也上私謂公曰公勿下鄉吾且大用公竟不留及長憲府市人皆言李珣鄭澈二大夫之持憲獨無各司橫歛也後隨駕定州座有宰臣結姻王室者自內送酒食宰臣以讓公公曰此饌非外臣所宜食卽起避之雖平日仇公者亦嗟歎以爲難竒高峰嘗遇水石清絕處或問世人有可以比此者乎高峰曰惟鄭澈乎重峰謂公冰清玉潔赤心奉公粟谷牛溪終始友善白其心事蓋古所謂特立獨行柔不茹剛不吐惡



不仁而不使不仁加乎其身者公實其人也歟公娶文化柳氏高麗太師車達之後學生強項之女四男三女男長起溟進士有文行次宗溟擢魁科晚際盛時出入通顯次振溟進士次弘溟官至大司憲兼主盟文衡長女適李基稷次適崔澳次適牧使林檜起溟一子曰沘縣監宗溟五子長曰漫生員有美質次曰洙縣監虜變遇賊不屈而死次曰沈文科持平次曰濬以剛正擢爲掌令次日潘振溟一子曰漢弘溟嫡無子側出曰洫外生暨曾玄凡若而人文元公旣錄公事實而斷之曰好公者退溪栗谷牛溪河西思菴高峰重峰諸賢也惡之者山海弘老仁弘汝立自

獻爾瞻等也觀其所好惡則公之賢否可知也文敬公又於狀文論之曰公之一身一榮一辱一禍一福而賢邪之進退陰陽之消長世道之升降於是乎係焉噫小子何敢以一辭贅焉只二先生之論是述而已銘曰

翼翼松翁相我 宣廟於皇 宣廟天大日耀方其初政罔不清明惟彼無良紹述袞貞公炳其微折其尾毒衆正安意羣邪側目元豐旣沮川洛分朋互有失得公獨口憎公乃南歸匪我忘時我湖空明我竹猗猗 上哀東民畀以使節庶展吾蘊以庇惇獨卒事于東又南而北 上眷其忠 恩顧日隆擢之亞

卿長于秩宗癸未之歲大賢寔跋 重瞳下詢誰善  
誰惡滿庭媿媿口吞膠漆公在 上前秋天一鶚曰  
君有道旌別淑慝誅四舉八舜所以聖退惡不遠大  
學所警 上曰俞哉公言可省乃黜其奸乃慰其賢  
羣言營營 聖心俄遷朝焉加膝夕已墜淵東京部  
黨庸也疑亂元祐奸籍劉是鐵漢逆豎曠禍震驚  
天闕陞公右揆付以大憂豈不盡心羣怨蝟集謂公  
殺之實公所活公所出之反謂公入况彼儉人內援  
是託貝錦南箕成之倏忽禦彼魑魅圍以梃棘南警  
忽起公起于謫難平者事矧肘其掣出視南師謗書  
盈篋倉皇北歸乞身而退讐虜未滅貞臣先萎公忘

怨恩人滋忿毒疵舐柩奪官除爵急攻者榮緩則  
便辱 神孫御世羣兇翦滅昭幽伸枉公寃遂白循  
始訖終凡幾伸屈公之伸也世道昌明公之屈也國  
步壞傾然後而見嗟爾羣昏孰爲公按有覺文元小  
子狂簡敢述而論

崇禎紀元甲子公沒九十二年而今 上之十年  
也玉堂初謚公文介文谷金相公壽恒駁正於  
上前改 贈文清始協公議戊辰秋追記

慎獨齋金先生神道碑

惟我文元公沙溪老先生學成道尊爲一代儒宗有  
爲其子而得其傳者曰慎獨齋先生先生幼端序則

見老先生每稱其資可爲大賢既而游居食息不離  
訓典內外完好無有圭角年十八中進士三十七薦  
授齋郎時光海政亂彝倫斃塞遂奉老先生歸鄉里  
老先生倡道東南遊其門者甚衆見先生事親孝謹  
持身以禮皆觀感而取法焉 仁祖反正老先生首  
膺 徵命先生隨往京師有言先生可置臺憲先生  
力求外縣遂爲扶餘歲餘政成既遞歸旋拜臨陂縣  
令未幾棄歸連拜翊衛司衛率全羅道都事不赴老  
先生沒制除屢拜司憲府持平掌令執義間授繕工  
僉正宗親府典籤軍資監正皆不就建奴入寇先生  
聞 上越 倣裝奔問路阻不果進寇退入都進慰而

歸復爲執義辭庶弟杲被人誣告事將不測先生詣  
闕與弟叅判公槃待命 上曰杲固妄言其父兄皆  
賢者故特原之旣歸復有 召命先生黽勉赴謝陞  
拜承旨累辭不許入侍 經筵講論精一執中之道  
上傾聽已而病告 止遣醫問之遂許其歸後屢拜  
承旨元孫輔養官工曹叅議皆辭今 上爲世子大  
臣言某一生沈潛經訓使之侍講則必有薰陶之益  
清陰金文正公亦以爲言遂 下旨屢召先生終不  
起有盜發旁縣相謂曰金承旨廬不可過 上聞之  
曰兇徒亦知畏敬矣 仁祖薨今 上特旨以召先  
生遂承 命入臨 命繼廩粟特陞禮曹叅判而曰

稽古讀書實合此職先生力辭該曹亦言其非例遂  
移工曹上喪禮異同及時務七條 上深加嘉歎常  
以其疏置左右 命校正小學中庸句讀以進除司  
憲府大司憲時以 大行議謚多忤 旨者先生上  
疏辭職仍戒虛心受言疏三上乃遞已而 召對先  
生進爲學爲治之道又請 諒陰之中頻接臣僚講  
究機務復拜大司憲時金文正在朝言得失朝臣或  
有侵侮者先生疏論之又祈免益力復移工曹時  
廢衛己戒遂出謝卒哭訖即乞歸 上勉留甚懇賜  
以衣資上疏辭謝又以大司憲入侍講中庸因請躬  
行儉德以革弊習已而乞暇修墓 上許之於是大

臣玉堂館學諸生交章請留金文正遣子弟挽之曰  
昔司馬公病謂國事付呂晦叔今公欲去 國事將  
誰付耶遂上劄曰臣伏見金某儒門宿望士林莫不  
嚮仰臣以爲不宜苟循其去不留自助也 上乃再  
遣近臣又 下手札則先生已出郊外時從子益熙  
爲承旨 上引入寢殿親宣切切語使之往諭先生  
乃還 上遣內使問起居連賜藥餌 教曰少停遐  
思則 國家之補益士林之矜式爲如何哉 特命  
以憲長例入 經筵陞拜吏曹判書三疏三告 上  
諭之曰不與之共天位治天職則非王公之尊賢者  
也先生感激出謝遂入對極論時務有疾久未供仕

上念之醫問相及先生銓選要在得人而亦不戾於法物情洽然已而忤相臣陳疏自劾卽出江外上再下手札不留再遣近侍追至中路諭令還入先生更陳情悃上知其不可回命給馬護送時中外甚駭上特免相臣以謝物議先是大司諫金慶餘執義宋浚吉等論自點罪狀並劾其黨與自點等陰謀不軌而潛構於北人謂金文正與先生爲首於是北使六人并出又以兵壓境舉國震懼先生怡然曰李杜齊名死亦何恨上親爲繡縫諸公又竭力周旋遂得解後自點謀覺伏誅其事遂盡發仁祖練祭力疾入赴將還上疏乞解兼帶上將引見而先

生已行矣連以憲長召皆上章辭仍曰臣嘗妄論徽號又言俞棨之可用矣今棨以議謚重被行遣臣不宜獨免上慰諭且曰世道至此思用老成俄以筵臣言用優老典陞秩拜吏曹判書且給米豆時先生據格少一歲堅辭遂反汗旣而教曰其餘日無幾其復給食物先生辭謝御批慕卿齒德恨不能朝夕得聆德音爾刑曹有大讞上特遣郎官收議翌年申前命陞正憲有大臣言遂超崇政資拜議政府左叅贊又爲判中樞府事皆辭又乞致仕先生謂子弟曰吾自量生世無多欲永辭先墓未幾寢疾崇禎丙申年八十三而卒葬天護山孤雲僧舍之北

訃聞 上曰金某儒林領袖朝廷重望特賜禮葬近  
臣致祭後謚文敬於是摺紳章甫出涕相吊及窆四  
方爭來哭奠曰斯文喪矣先生資稟絕異清而不激  
介而不矯以忠信孝悌爲立身之本以窮理居敬爲  
進學之基故其進修有序操履甚正觀志五十年惟  
老先生是儀是則老先生歿一遵先行蓋老先生有  
所未遑者先生能繼能述損益乎舊儀梳洗乎遺編  
皆可置水而不漏焉中年爲養暫爲吏事逮今 上  
初感激 知遇期展所蘊而兇徒媒孽幾禍 宗國  
則益無當世意日與門人子弟溫繹舊學以沒其世  
然其大槩則可見矣謂 本朝喪禮多所杜撰詳考

朱子議作一書以進庶幾一洗千古之陋謂國弊良  
殘當靜以鎮之以作起事端爲戒至其 經筵講說  
則以人主一心爲萬化之原每勸其精察於理欲毫  
釐之間而謂堯舜禹湯之道皆不外是又以爲治心  
須用敬而爲政在誠實皆老成質慤精切簡約不爲  
空言與人言雖當倉卒未嘗不詳雅其忤相臣而歸  
也相臣之言甚激先生只曰宋之韓范上殿未嘗苟  
同下殿未嘗失色君子和而不同何嘗一言不合而  
便以不平相待哉其所謂安土樂天不怨不尤者先  
生庶幾焉嘗曰吾於色欲分數甚寡或有以敗身者  
則鄙之若將浼焉故其爲學要在言行相顧幽顯一

致甚愛西山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之語其自號  
慎獨者蓋其用力之實地也病世之學者夸毗自大  
嘗戒以寧卑毋高寧拙毋巧程朱以後道理大明只  
當謹守勉行而已先生晚歲充養純完精明之氣達  
於面目色夷氣和神定禮恭動靜酬酢端詳閑雅自  
然之中成法井井聽其言者放心浮氣自然消釋雖  
不以師道自居而其薰蒸啓迪之功蓋不可數計矣  
蓋自栗谷先生講道石潭出則以君民自任洙泗洛  
建之道大明於世老先生專於朴實頭用功以得其  
宗而先生又承其旨訣門路甚正庶幾傳之無弊云  
先生諱集字士剛金氏籍光州者實自新羅王子興

光累世大顯遂爲我東右族高祖諱宗胤郡守曾祖  
諱鎬縣監祖諱繼輝叅判爲 宣廟朝名臣沙溪先  
生諱長生配昌寧曹氏先生娶左議政俞泓女病痴  
栗谷先生庶女有教實攝內治其二男益炯益煉生  
員二女適生員金泰立鄭廣源益炯六男萬里萬圭  
萬耄萬量萬封萬堂三女適宋世傑金碩輔一天益  
煉四男萬城萬堤萬坊萬壟一女幼金泰立三男鼎  
元鼎昌鼎重二女適宋世雄李然明鄭廣源一男德  
昌進士三女適白弘亮崔滄丁夏益內外孫曾凡若  
千人時烈少事老先生復從先生游甚久嘗以命撰  
老先生狀文先生曰有些溢辭師承之義何敢不誠

如此時烈惶恐受命今於墓道之文寧劣於實而不敢有加者蓋不忘當日之教云爾銘曰

維彼石潭道學之源誰嫡其傳曰維文元有卓其緒先生是承資純養正其道以疑聰明才辯世蓋爲能匪無可述而仁不稱允矣先生唯實之務學專行篤仁孝悌友華髮趨庭兩世宗匠泰山雖頽梁木可放鶴鳴于臯玉帛交走陳謨 上前舜禹授受 聖上登位首膺 命書乃詢乃諮貽哲于初人曰先生允義且仁將輔 王室以淑斯人事乃大謬乃卷而歸廝臺涕咨章甫歔歔既反初服我心悽悽淵冰乾惕不以老休造養既熟莫見縫界廉不至劇和亦有制

豈無異同卒莫能疵胡不百年惠我後生天護之山巖岫高擎彌億萬年永表其塋

皇考睡翁府君神道碑

我 寧考九年以筵臣宋浚吉言 上曰故進士宋甲祚昔當 聖母錮閉時獨詣拜 恩又大學倡邪議片辭以折之予實追嘉之其褒贈侍從官五月乙卯以司憲府執義告于第今 上初又推子恩加議政府左贊成先是金文正公嘗銘其墓碣矣今復準格建碑于神道所以侈 聖恩也公字元裕少孤力學年四十四中丁巳進士公既所立卓殊而方且泯然不有亦不以被錮見幾微 仁祖卽位授齋郎纔



遷奉事而 國家被虜兵分朝有薦公智略可大用者不報虜既脅盟公意常不樂有隱遁志戊辰四月一日卒後六年朝廷爲被誣人舉公丁巳事以證之上深然之以故被誣人賴皆洗汗而公之節義始因著顯於世丙申再遷墓葬于懷德板橋里其七世祖雙清公葬在其上夫人郭氏忠臣自防女母鄭氏夢月而生夫人略通書史有識量家甚貧至累日不舉火對公常有欣然色嘗戒諸子曰吾無欲故貧貧非可耻者亦不以榮達期勉焉世傳宋氏始出礪山其籍恩津者始自高麗判事大原至曾祖世良其長子西阜公龜壽孝友出天次圭庵先生麟壽女婿成東

洲悌元道德行義並著於世人號其居爲三賢間事在金慕齋銘述西阜公生都事諱應期聘李正獻潤慶女公其第五舉先系子孫及言行之槩已具于文正銘此不復詳男時默今爲郡守時烈贊成時燾時杰皆縣監也孫基學基德基億基泰外孫尹季舉李德老前碣逸焉竊惟公抱負甚重若將有爲而竟殉身以沒只以一節見於後天意孰究焉然能以一身砥柱衝流使人人者皆知天顯之不可殄意者天意其在是歟然不遇我 聖考之褒大曷樹其風聲如此哉公之事屢書於 國史後有要刪者亦不遺也夫銘頌先烈必請於作者而今可徵如此人將曰則

私於親非所懼也故不肖孤自敢論譔次名於下如  
記禮者之說而亦以拜稽首以對揚 聖主之休命  
嗚呼可幸無罪焉嗚呼幼子童孫我皇考安貧守義  
未嘗忘溝壑其敢不夙夜祇承焉莊毅峻潔亦常晦  
默孰苟賤夸毗而忝焉孝友誠篤適追以終身今不  
服厥事是大傷厥心哉若是者皆無以上丘壠也嗚  
呼余小子既不敢無善而誣用告我子孫則乃復泣  
而拱手以俟夫百世之來讀者焉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三

碑

青陽君沈公神道碑

本朝自 弘治戊午黨禍頻仍皆以小人而攻君子  
至于 宣廟之世則士流之中自分彼此人有得失  
禍及 國家可勝歎哉其始也沈公諱義謙字方叔  
以舍人稟事於領相元衡適見金公孝元寢具在其  
甥室心有所疑及金公登第聲名日盛公屢過清選  
後金公又屢招公過未必有意於修隙也不幸浮薄  
之徒造言生事顯有分黨之漸栗谷李先生憂之建  
請兩出以爲鎮定之計公爲開城留守自是數年之

間橫潰之勢日增月益時仁弘最嫉公爲掌令倡言  
公會喪私親圖起復而不果欲劾公時栗谷爲大憲  
諭之曰必無是理仁弘不聽栗谷議於牛溪曰我不  
從德遠則必怒而去時輩必執此攻我我去則時事  
益不可爲勢須從之德遠仁弘字也牛溪歎曰德遠  
起此風浪可恠也已栗谷略構 啓草請罷公主意  
以爲身居戚里積失士類之心也栗谷謂仁弘此啓  
辭十分稱停一字不可加減仁弘唯唯翌日連 啓  
添以援附士類等語 上問士類何人仁弘歷舉鄭  
松江澈諸人以對曰相與締結窺覘形勢栗谷大驚  
招仁弘責之曰何負也仁弘媿謝避嫌而遞當仁弘

再 啓也松江字栗谷而責之曰豈料吾輩死於叔  
獻之手乎栗谷笑謝曰吾見事遲爲人所賣然兄之  
責我不亦過乎乙酉仁弘之徒攻公不遺餘力以及  
公之儕輩而一番士類無有得脫者至於栗谷牛溪  
兩先生並書名天府殆如元祐之奸黨碑矣然後人  
不惟知公而亦知攻公者之爲人矣未幾公不勝喪  
而歿于丁亥九月得年五十三墓在坡山之柴谷里  
沈氏出自青松麗氏朝有衛尉丞洪孚其後德符門  
下侍中青城伯是生安孝公溫本朝 昭憲王后之  
考也歷二代舍人順門有名燕山朝其子領議政連  
源謚忠惠公又其子青陵府院君諱綱夫人李氏

贈判書對之女凡有十子 仁順王后第一公其第三也出後族父監察泓妣清州韓氏蓋沈氏貴顯異於他族忠惠公懼盛滿命諸孫名以謙而公亦自號巽菴云公文藝夙成年十七發解二十一進士二十八捷文科由槐院歷注書說書禮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入玉堂爲副修撰兼知製 教吏曹佐郎 賜暇湖堂成均典籍兵曹正郎司憲府持平侍講院文學弘文館校理議政府檢詳舍人司憲府執義司諫院司諫副應教應教諸司正典翰直提學陞通政爲承政院承旨自後周流吏禮兵刑工叅議大司諫判決事特陞大司憲則又歷工刑禮叅判漢城府右尹及

爲開城留守則 宣廟乙亥歲也越二年移拜全羅監司瓜遞還朝則已無容足地而歸臥坡山村舍庚辰以禮曹叅判復出爲咸鏡監司未幾辭遞帶散階仁弘主論至於兩司論罷翌年壬午拜全州府尹李潑白惟讓等用事公與一時羣賢同罹文網而公卒焉公氣岸豁達容貌魁偉律已甚嚴趨義如奔孝友恭儉出於天性以故雖居戚畹嫌逼之地而士流無不推重然攻斥戚畹自是好題目而又 宣廟屢有不悅公之語故强者喜名懦者承意爭相下手非以公爲真有罪也當 明宣之際洗滌幽枉登崇俊良清明之治後世莫及皆公之力也盧蘇齋自海上出

來曰吾儕遭逢雖幸無乃有後弊乎亦不能無嫌於公也及乎 宣廟有曰吾欲法朱子入珥渾之黨而時人又以兩賢爲公之黨則公之黨甚有光華而從之者日衆矣當公之困殫也公歎曰我則雖百端困辱而他餘諸賢不爲攢斥則死無所恨矣亦可見忘己爲 國之忠矣栗谷之隨僚議駁公蓋欲鎮定紛拏保合異同而文元公金先生每言此一着雖出於一段誠心亦未知其何如也蓋當初公與金公一時之爭皆無深意而至於末流魚爛河決栗谷牛溪皆爲姦黨而 國事至於用極者豈二公之心哉金公亦深歎之謂公曰吾二人者雖爲亂階而實相爲知

已至其孫金判書世濂謂公諸孫曰人謂吾兩家爲世讐而實則世交也嗚呼吾猶及前輩風流其淳厚如此然而金公以亂離中蒼黃微事阻於清選後之不能懲前也如此至於今日則又三分四裂 國事愈不可爲此實公之罪人也夫人韓氏經歷興緒之女長男倫襲封青平君次俺縣監 贈領議政女適叅判尹暄青平男翼世議政男應教光世縣監擬世青雲君命世府使長世安世弼世佐郎熙世四女適柳儁成汝容判書李植李承亨尹叅判男判書順之翊贊元之持平澄之郡守誼之今至五六世內外子孫不可殫記其顯者楮爲同樞櫂樞爲僉樞揔爲府

尹權爲翰林濡爲應教外裔修撰李冕夏判書李端  
夏注書申儀華平陵君申範華校理申啓華同知成  
雲翰承旨李東溟承旨成虎徵正郎成虎臣副提學  
李奮而承嫡統者曰佐郎激也四代孫若潢以諸宗  
人之意來請公銘余生也後不得詳公之世矣竊嘗  
見退溪先生嘗有稱道之語而以書勉公以 國事  
曰戚里有賢 國家之福也栗谷嘗白 上曰某外  
戚之佳者又曰其爲人也好善公之有功於世道而  
爲羣賢所賢如此至於後輩雖交口攻公亦未敢顯  
斥罪過而曰沈某固無可罪以戚畹久執權柄爲不  
可云以此論之則公之始卒可知矣銘曰

國運中否朝論陂偏初如涓滴終乃滔天謂公爲崇  
公不辭焉公歎曰余實有尤愆攻我太甚以及諸賢  
去胡不平俾 國卒殫我心悽悽我憂悄悄惟公秉  
心公耳 國耳不人爲非不我爲是逡巡退聽任其  
拳踢安素坦焉是公偉量蓋公初年功在扶陽如是  
而止義當益章匪公利昏而難夫夫眷戀 王國卒  
以取敗苟原其心可幸無罪廉藺初乖賈寇終平始  
非利壞卒豈私爭徇源究委 王國之楨惟是陝姦  
持公益急終爲大憝公名尤立同公受擯道德之尊  
公雖浪默理自聚分百世之後是非乃定我撮始終  
鑄于樹徑

鳴谷李公神道碑

鳴谷先生李公沒四十餘年當 仁廟朝谿谷張公  
維據公女婿守夢鄭公擘行錄爲謚狀 上賜謚忠  
簡又五十餘年而公玄孫涑來謂時烈曰忠簡公墓  
木老死而神道無顯刻盍爲文以賁之余以老病固  
辭則又要責曰公之大夫夫人與忠簡長女爲妯娌親  
義有所不可終辭者余瞿然曰孤露餘生恒懷不洎  
之悲今聞子言不覺涕泫泫也遂按張鄭二公文而  
序之曰公韓山人自稼亭穀牧隱稽二先生大鳴於  
世天下皆知東國之有韓山牧隱之曾孫大司成堦  
於公高祖曾祖長潤祖穉皆有 贈職考之茂公旣

貴以追典爲領議政開號爲韓昌府院君妣具氏貞  
敬夫人公以 嘉靖己亥生于保寧村舍諱山甫字  
仲舉幼有美質凡言語動止必以誠實早孤學于其  
叔父土亭先生之菑嘗與羣兒戲而折齒羣兒恐受  
長者責謀以飾辭對公曰叔父常教我以不欺吾當  
以實對土亭嘗戲指石佛曰是亦有父母乎對曰凡  
物皆父天而母地土亭大竒之曰此兒當爲大人君  
子矣十七將委禽于京師土亭戒之曰須惜寸陰嘗  
讀書于江榭有諸友七八輩拉而登舟直抵奉恩寺  
下爭先入寺游觀至暮而歸則公在船中讀書自如  
曰父兄之戒不可違也嘗與親友同赴舉其友忽被

錮公亦與同歸曰不忍異同也人以為難及丁卯捷  
司馬試旋闡大科時公從兄山海以文藝聲名大振  
土亭曰世以山海為優於某然賢否則懸矣由承文  
院權知薦入史苑為翰林辛未序陞成均館典籍移  
禮曹佐郎為養出為海美縣監以司諫院正言 召  
入遷兵曹佐郎未幾丁具夫人憂廬于保寧墓側哀  
毀盡禮制終拜兵曹正郎承 命為御史巡按咸鏡  
道還歷拜弘文館修撰校理司憲府持平司諫院獻  
納為吏曹佐郎時東西黨議已成為銓郎者各執好  
惡睚眦不相下公獨無偏頗之累清議重之丁丑持  
收養母心喪廬居舒川舒僻邑也鄉俗甚陋自公之

至覲德興善為士者頗知慕學飭行拜成均館典籍  
屢遷議政府檢詳舍人司憲府執義司諫院司諫弘  
文館應教典翰直提學嘗 侍夜對極陳黨論日盛  
用捨不公對罷將退 上命坐賜問以此大為用事  
者所惡引疾遞為宗簿寺正自是置散殆一年會三  
司誣詆李文成公珥 上怒命竄朴謹元等而公復  
拜執義尋陞承政院同副承旨俄遞西樞歷成均館  
大司成戶曹叅議司諫院大司諫文成公既沒時事  
大變金字顯為副提學入對毀文成所為特公以右  
承旨入侍盛稱文成道德學問 上擊節嘉歎字顯  
有所言 上輒問公曰此言何如公輒盡言不諱益



觸時忌無何特授大司憲爲忌嫉者所中傷出爲慶尚監司其治務以祛積弊恤惻獨養老興學爲先旣遞歸叅判禮曹者一刑曹者三貳京尹者再復出按黃海道治理一如嶺南士民慕德立石頌之己丑逆變起 召入再爲大司諫庚寅以賀節使赴 京師還又長憲府時逆獄久益滋蔓公持議平恕隨事鎮靖危懼之徒恃以無恐舊嘗嘗毀公者至是大慚服皆稱以厚德長者明年 特命再授黃海節會士禍大起一時士流多被竄逐論者欲彈公無毫毛可舉只以怨天尤人劾公公罷官閑居唯以經史自娛所親或唁公公笑曰彈辭謂我怨尤可謂不知我者先

是倭酋秀吉弑其君遣使請通信時廷臣獻議者多以通信爲便公獨以爲不可許壬辰倭寇深入公自保寧赴都居數日始蒙收叙公將謝 恩詣闕則大駕已西幸矣公不復還家單馬追 駕扈行至東坡驛拜大司諫尋以吏曹叅判陞判書時賊鋒漸逼上將渡遼內附問羣臣誰肯從我公與李公恒福數三人請從 天子大發援師以存東藩李提督如松駐軍遼陽不肯前公承 命馳詣軍門請亟濟師鴨江以救呼吸之急辭氣懇切淚隨言發提督具酒食以待之公曰 君父在草莽義不忍當此遂下庭慟哭提督感動卽趣師渡江 天兵旣復平壤進薄京

城與賊相持久糧且盡欲退軍 上憂之曰海西新  
中兵公私赤立括粟蜚輓民必不堪將奈何廷議僉  
曰李某曾按此道有遺惠徃必有濟遂拜公都檢察  
使公比抵境民老幼咸手額曰李監司至矣傾儲輸  
粟負戴繼屬於道軍餉大集又 命徃蒞三南公素  
爲士民所信服聞其至人爭趨事大軍南下軍興未  
嘗乏蓋公忠信入人者深故所在咸得其力矣辭遞  
吏書拜議政府左叅贊陪東宮自全州至洪州屬甲  
午大饑親戚之窮餓者皆扶携而歸公分俸濟活至  
輟盤飧以哺之每食未嘗飽子弟愍之以爲言公歎  
曰此時喫飯幸矣敢望飽乎東宮命公管賑饑民早

夜焦勞親蒞其糜粥日昃忘食以勞憊成疾東宮遣  
醫視之醫陽言疾可爲也公曰吾病吾自知之豈以  
死生關念疾亟命夫人出語不及家事但問今日邊  
報何如而已四月二十八日卒得年五十六訃聞朝  
野莫不痛惜良至有罷市流涕者自 上隱卒之典  
特厚以其年某月日葬于保寧之高灣先兆也後甲  
辰 上錄扈從諸臣勲 賜公忠勤貞亮效節協策  
扈 聖功臣號 贈領議政公天資醇粹器度寬弘  
接其容貌聽其辭氣可知其爲厚德君子少從土亭  
學語默坐立一遵其教土亭有高識於人少許可常  
稱公曰孝悌忠信雖出於孔門可以無愧又曰惟大

人不失赤子之心世人雖有美資稍長漸失本心惟  
某也庶幾矣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毅然有不可奪  
之節也蓋其寬厚之中自有規度不差也其事親敬  
長一依小學祭時薦獻涕淚被面其誠孝之篤如此  
平居謔浪之語不出於口惰慢之容不設於身外物  
奉身之具泊然無所入於其心廳事土床廢而不火  
至藉藁以處而晏然自適惟急於利人濟物見有危  
窮猶飢渴之在身聞有一善喜而稱道之或言人過  
惡恒若不聞也雖僮僕有過亦不輕加詬罵尤篤於  
宗族誠心撫恤故無論戚疎戴之如父兄教諸子未  
嘗以榮進爲務常曰立心修行當以古人爲法科第

乃外事也公雖以忠厚存心至淑慝是非之際守之  
甚確處之不苟立朝近三十年在 經幄首尾十餘  
年孤忠朴直常以栗谷爲大賢不顧衆咻至其施諸  
政事則誠心懇惻切不喜聲名所在化服急難之日  
多賴其力焉與牛溪成先生渾趙重峰憲鄭松江澈  
洪益城聖良相友善終始不渝焉蓋公於經傳之旨  
無不究極本既立矣至於濂洛諸書亦皆淹貫而尤  
深於易學啓蒙蓋得之士亭又洞曉象緯當辛卯年  
間仰觀俯察深以 國事爲憂及倭變之作其言果  
驗云夫人德水李氏甚有婦道治家謹嚴有二男慶  
倬以魁科進官止都事慶侁生員皆早卒女婿三人

長縣監宋承祚卽余叔父也次卽守夢公爲世名臣  
季別坐鄭俊衍都事男峻發進士男峻成峻生峻良  
峻發男商雨郡守峻成男斗章峻生男奎章翼章峻  
良男星章郡守男滌其季卽凍也內外曾玄多不能  
盡錄 萬曆癸亥章甫立祠於保寧青蘿洞與土亭  
先生醞享焉今 上丙寅 賜額曰花巖 聖朝崇  
報之典無餘憾矣銘曰

在 宣廟世世道休明多士熙載日邁月征維時忠  
簡展也老成廉而不劌舍章可貞允矣文成大猷是  
程公與志同道與之合其道伊何誠正常法正君定  
國與古允協時論乖張大賢躡跲公正其義不懼不

懾壬辰之變追執羈勒旄丘葛誕充耳伯叔痛哭秦  
庭三軍動色豺豕十萬渡江而來藝天兇焰歛如死  
灰師旅饑饉百爲艱難竭智殫思胼胝奚憚風雨之  
漂其音嘒嘒死而後已身殲務勞不有君子斯焉取  
斯 聖朝褒崇多士立祠百世之下文在于茲

秋浦黃公神道碑

萬曆壬辰 國家遭罔極之變而 中朝諸丈人師  
老兵頓奏聞 天朝將許倭要盟而要與我同辭時  
秋浦黃公力言倭奴於我有不共天之讐寧以國斃  
義不可言和逮至辛丑倭奴又請和公又獻議以爲  
有萬世必報之義又嘗上疏請討對馬倭奴曰旣不

梟秀吉之首則母寧盡殺此賊少洩此憤也臣請爲先驅蓋公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而春秋之大義朱子之大訓明如日月人類免於禽獸聖人所謂如其仁者其謂是歟後仁弘等誣誣牛溪成先生論罪甚重公又上疏伸辨請削職歸田又光海朝奸兇起大獄株累名流光海知公無罪思有以保全而萬曆丁巳竟卒於謫所公諱慎字思叔聰悟絕人學語便知讀書幼孤受教母夫人宗室原川君徽明經篤行聞公名而女焉年二十一中進士往遊牛溪門下二十七擢謁聖壯元聲名蔚然而有媚之者故低徊冗散歷主簿監察陰竹縣監戶兵曹佐郎

兼知製教庚寅始爲正言遞復拜前年己丑汝立謀反伏誅李山海曾爲吏判時嘗擬汝立金堤郡守公追論其幾誤事機又斥山海欺隱之狀忤旨黜爲高山縣監旋以劾罷壬辰叙爲侍講院司書兵曹佐郎復爲正言是年夏倭賊入寇公自癸巳以後常接待天朝將士盡其誠禮無不敬服宋經略應昌咨請文學之士要與講學公與選往經略專主陸氏學公演繹程朱訓釋爲大學說十數篇以示之經略不能難爲司憲府持平伴送經略於境上又從遠接使李公恒福迎詔使光海以世子撫軍南下必欲得公爲屬故以司書從行世子還又爲體府從事拜

兵曹正郎乙未辭遞拜司憲府掌令又辭遞還鄉以  
御前通事 召還又以 命赴熊川倭營承接 天  
將偵探倭情咸得其宜人皆歎服公始至賊酋宴  
詔使而固要公欲坐公於僧倭之下公却立不坐賊  
酋終不敢屈 上特有恩賜又賜食物於公母夫人  
丙申還 朝陳達撫綏邊民之道特加折衝階再赴  
倭營時 詔使李宗誠自倭營跳走上京舉國震駭  
謂倭再動公至則華人與倭脫然相安仍差沈游擊  
接伴使 上又錫資便蕃差通信使泛海遇風浪以  
文誓海風浪卽定其文鱸炙人口既至關白不受  
國書且多恐嚇語公自以不傳 國書爲辱 命以

死自誓時楊邦亨沈惟敬以 帝命先至封倭將還  
諭公同還公不得已從之然倭人服公處義至比鄭  
圃隱既至臺諫以怵威不竣事劾之 上賜對慰諭  
加嘉善階曰竣事與否非所當問蓋 上意以和事  
不成爲幸也以慰諭使南下蓋行長行間於我啗之  
以利 朝廷然疑之遣公相機宜從事也公至與忠  
武公李舜臣意合不爲僥倖計遂得無事以贊畫使  
赴體府還 朝未幾又赴沈游擊軍門南路報警遂  
更拜全羅監司特 命迎養母夫人公隨劉提督縱  
圍賊於順天兵罷而還己亥接伴邢軍門玠徐給事  
觀瀾母夫人沒服除爲漢城右尹以行大司諫兼籌

司提調劄陳時務曰立大志通下情舉賢能收人才  
整紀綱正田制籍民數定祀典省浮費改貢案修軍  
政興學校 上優答焉又請以小學勸課士子爲大  
司憲先是仁弘嗾其徒朴惺斥牛溪以構殺崔永慶  
至是又使文景虎復申惺說而添以遺君之目公  
啓曰成渾每稱永慶家行節孝惟以不讀書無識見  
不善居鄉爲短耳及己丑逆招以吉三峰爲魁而俄  
有飛語以永慶爲三峰渾謂臣曰崔某雖有病痛其  
長處可尚近日無根之說極爲無理仍戒臣曰切不可雷同也臣篤信師說而力救之矣景虎輩受人指  
嗾敢肆誣罔於 天日之下 上怒遞公職出郊待

命辛丑以事階嘉義壬寅充謝 恩使朝 京回到  
漁陽聞削奪官爵蓋以仁弘論 啓也以白衣直還  
鄉里乙巳錄扈 聖宣武原從功丁未還給職牒戊  
申 宣祖大王昇遐入臨而還拜戶曹叅判以亡師  
尚在罪籍辭不許差陳 奏副使復命因啓北虜可  
憂請講備禦之策己酉陞資憲判工曹且賜土田蓋  
錄奉使勞也差體府副使移戶判兼賑恤使陞正憲  
嘗入侍請選用志學修行之士冬郭再祐疏論牛溪  
自之以奸公上章伸辨請削職名又於經筵申請解  
職皆不許公遂進戒請愛惜民力節用財貨嚴宮  
禁杜私門辛亥五劄乞免又請減燕市貿易之物

又三告再疏辭皆賜優批壬子加崇政大夫錄壬辰  
扈從分朝勞策勲二等封檜原府院君上劄辭癸丑  
二月又三告上劄乞免五月被臺劾先是徐羊甲沈  
友英朴應犀等結爲死黨行劫商貨事覺將刑爾瞻  
與李昌後韓希吉等謀啖應犀從獄中上變誣國舅  
金悌男於是鞫獄大起有朴宗仁者嘗出入公門而  
牽連被逮羊甲等言宗仁銀子接置公家兩司論啓  
甚急遂罷職爾瞻等又啖鄭浹誣告公及月沙李公  
仙源金公及七臣等俱與悌男爲逆謀於是諸公被  
逮削職命放歸田里未幾中道付處又未幾謫配瓮  
津縣越三年丁巳三月十四日卒得年五十六其五

月葬于揚州西山之先兆夫人先沒而葬于公墓之  
左麓 天啓三年癸亥 仁祖大王卽位例削昏朝  
勲籍故公亦罷封爵更 贈右議政己巳 賜謚文  
敏公公檜原人七代祖石奇麗氏朝官平章四世而  
有判工曹者曰衡謚莊武於公爲曾祖祖瑗別提考  
大受正郎以注書 明宣之際善處變有大名妣郭  
氏寺正懷英女二世以公貴皆 贈顯秩公天資端  
懿器宇英秀忠孝出天誠敬備至當官處事切不以  
利害禍福動其毫髮爾瞻始有名聲公明知其隱微  
不與假借又阻其清望子弟危之勸公少解其慍公  
不聽及癸丑獄起爾瞻遣所親誘怵公曰我置死生



於度外耳以故兇徒並皆切齒得禍最酷而公不悔也光海初有同氣獄公歎曰初政如此不出十年國其亡乎其言一皆驗焉噫以公之才識負一世重名苟能遭遇明時擔當斯世則其所成就何可量也惟其自守介石不能俯仰三入三黜終身坎壈而年又不永豈非命也月沙李公狀公行曰不可奪之節不可及之識固已冠冕士流而進退雍容於夷險忠信表著於蠻貊其遺風餘韻足以立懦廉頑象村申公銘其壙曰皎然如青天白日琅然如椎金琢玉蠻夷服其忠信奴隸知其清明茲豈非不倚形而立不恃力而生關國家世運之盛衰者耶嗚呼二公可謂

知德而善形容者歟然不本其父兄師友則非厚道也苟非成文簡淵源惡能與於此哉李夫人濡染庭訓梱範咸宜有一女適應教沈光世公取弟惕子一皓爲子登第爲義州府尹丙丁亂後尊周之義炳然如丹卒以此死於兇虜士林久益痛惋豈亦遺教也歟側室女二人應教四男樞進士樞僉知樞府使摠府尹二女適判書林壇郡守李楫義州長男玠文科今爲承旨次瑛早夭李曰璉叅奉甚有文行常痛父非命血泣冤號早沒其世女婚進士申晔大司憲李敏迪叅判李選右議政金錫胄也承旨男夏英女婚趙龜祥朴泰達叅奉男夏臣夏良夏弼夏良出爲仲

父後女婚洪致祥申進士女婚尹誠李大憲男判書  
師命孚命校理願命益命女婚金萬堅金道濟李叅  
判男祥輝瑞輝慶輝女婚洪禹寧金議政男叅奉道  
淵余少時略識義州公後與其二子相視得聞公平  
生甚詳其季嘗泣而言曰象村之銘作於光海之世  
語多忌諱今不可示人矣家兄嘗欲謁於清陰先生  
而未果願以此奉託余嘉其誠意而應曰諾今其長  
公見時烈而申之曰亡弟之誠其忍負諸余收淚而  
言曰然且申李二公之言固入人肝脾而其曰光海  
罪公而亦稱公耿介剛直者尤足以信公於來世矣  
公門人金友淹諸公立祠於公所居公州之滄江而

俎豆之有 宣賜恩額李叅判有遺事一通辨公誣  
甚曾云銘曰

嗟惟秋浦應時而生從事儒賢辨志離經君臣之義  
父子之仁因性而學其理益親惟公事 君服義以  
死廣川剖判愈於孟氏盖朱子訓確然不易在 宣  
廟世孽虜肆逆 陵栢帶憤公痛其哭曰此讐奴忍  
戴天一 天子有命我難自必鯨波萬里所仗忠信  
蠻貊可行身道相殉和事不成 上意還慊朝言不  
諒謂 君命辱世道變嬗父師被誣公又直前不貳  
不虞詳言以訟乃遭彈劾歸歟故里俯仰無怍白江  
空明可以夷猶我林深深我稼油油事 君事師我

義既盡由此推內內行克允周流十載又一翻覆官  
隋極品身登麟閣旋嬰黑索仍謫海曲四載湘濱卒  
以柩歸國政大亂旻天疾威公之伸屈卽世汗隆我  
撮始終以垂無窮

月川府院君李公神道碑

壬辰延安之戰載在 國乘野史至今談之者莫不  
壯其事偉其忠而如見其人焉今觀李公行狀一通  
又知公之忠勇性於天養於素而非一朝臨亂慷慨  
者比也公諱廷菴字仲薰上世有謁平佐羅祖賜籍  
于慶州歷高麗入 本朝世有聞人曾祖諱莒登第  
嘗爲獻納有諫臣風卒官監正祖諱達尊進士考諱

宥社稷令始爲訓導官多所成就妣義城金氏通政  
應辰之女公生而聰慧八歲能屬文十二三已有能  
詩聲十八進士十九魁課試二十一及第由槐院爲  
翰林注書陞典籍爲工禮曹佐郎 明廟薨適 詔  
使至公爲諸公所任吉凶儀節多所講定改兵曹郎  
歷全羅咸鏡京畿都事間爲禮兵刑正郎兼知製  
教奉 命覆審江原京畿災傷爲正言請削乙巳僞  
勲爲持平欲論當路不法事當路覺之駁遞之以直  
講兼春秋館與修 明廟實錄自後出爲延安長湍  
楊州平山入則爲諸司官低徊冗散者十三年其在  
延安決大訟權貴人銜之卽棄歸在楊州大修鄉校

及道峰書院癸未粟谷先生建白設纂修廳招集文學人公與焉拜掌令司成掌樂正遭喪服除復正諸司 朝廷以倭奴爲憂拜公東萊府使秀吉遣使來先是倭人之來官吏多賂賄公與邊將約束痛絕又所給倭人稅米例和水使脹以足其數過海則爛不堪食公以爲此非誠信交隣之道卽禁切之瓜遞爲判決事折訟不顧勢力家拜大司諫承旨工曹叅議自後多在政院爲承旨矣壬辰四月倭寇猝至公時爲吏曹叅議語夫人曰國事至此不如自盡遂經于房裏頓救者不死時 大駕已西幸公追及於松都公弟廷馨爲松都留守請曰臣兄無職事願與同事

許之 大駕旣向關西公知松都難守負母夫人過延安延安人喜迎曰是我舊使君也時賊入海西通誘列邑曰迎者賞逃者斬以是吏民牛酒市歸公遂傳檄遠近諭以逆順仍招集義旅金公德誠趙公廷堅等來會遂得數千官兵 王世子聞之便宜拜公招討使公遂入延安城建大將旗書奮忠討賊四字賊乘未備悉收諸屯賊來攻烟焰漲天人皆勸公避去公奮曰經幄老臣旣不執勒從 君則當乘一障以效死豈可苟活况諭良入城何忍棄之遂下令曰不願留者皆去仍令奴積草而坐曰城陷汝便火之城中之皆感奮賊遂四合聲振天地公益安閑無怖色

夜半令吹角諸軍及老弱男女皆吶喊以應之若將  
出戰然賊甚疑懼乃作飛樓俯臨城中公以大砲中  
碎之賊又積草填塹四面蟻附公預作灼鐵大炬一  
齊投下忽東風大作烟焰衝發賊大挫却公簡銳突  
出斬獲甚多賊復百道攻城公隨機應變殺傷無數  
賊不能支焚尸宵燧公遣兵追之獲其所掠以與士  
卒 特旨起授同知中樞府事 贈官其考 王世  
子亦下書褒美初公獻捷只曰賊某日圍城某日解  
去論者服其不伐自是遠近聞風皆據營壘以禦賊  
賊退據白川自秋至翌年春日來索戰知不可犯遂  
棄白川遁去以兵曹叅判 召至 行在俄拜全州

府尹旋爲全羅監司 天將顧養謙主和將 奏封  
秀吉欲令我同 奏公上其事 上怒欲罪公賴牛  
溪及諸宰只遞職旋復授全州府尹擒誅土賊鞫僞  
伏移按忠清道會李夢鶴叛旣平臺諫劾公濫殺已  
而 上超加知中樞府事兼黃海道都巡察使 陛  
辭 引見慰諭解賜貂裘丁酉以事罷母夫人歿于  
僑居會倭寇再逞有 命起復辭 不許俾守延安  
公上劄論時事十條不報賊退還喪次服闋屢辭  
除命仍居鄉里每朔望朝服望 闕拜庚子 懿仁  
王后薨入臨還其年九月十日卒將卒自書二挽以  
見志享年六十公自少有忠孝大節聰明秀發目光

炯然觀書五行俱下讀不過五遍終身不忘未娶有醜而貴者求以妻之公不許尹元衡居比隣要相見亦不肯又知鄭汝立兇悖舉世推許而公痛絕之坐枳仕途而不悔也 天將劉綬贈公白金公不敢受封納 朝廷立 朝四十餘年而卒之日無礪石之資有喪禮抄讀易考證倭變抄詩文若干卷其餘著述皆失於兵火自號四留居士後改以退憂夫人坡平尹氏光富之女仁善好施與先沒而耐焉公事親人稱老萊子復生而公則曰繫內之助云男澤縣監 浦 贈刑曹正郎濟直長漳 贈工曹佐郎沔奉事 二女適宋廷光尹淑縣監男慶長慶成壻守門將孫

虎臣趙庭堅文科申易于刑曹妻閔氏遇賊死節男慶胤壻吳慶餘直長壻司藝鄭道亨沈詎工曹男慶蘭奉事男慶久慶厚慶隆壻羅孝彰執義成台耆鄭維護宋廷光男以隆以昌以亨壻金自躍林茂李深根尹淑壻俞企魯也公沒後錄勳追 贈左議政月川府院君謚忠穆又 特命旌閭延安人爲立祠春秋俎豆焉公後承甚多長曾孫武科承旨靖賢而無嗣爲其後而主公祀者慶蘭孫希賢也今請文樹碑者慶隆及司藝男經歷鄭勳也余先人每言壬辰四月三十日曉將詣 闕下公策馬西走謂曰 大駕出而亦使吾輩不知矣於是始知 上夜發也因涕泣言當時事

矣今茲序公悅如隔前晨矣竊不勝愴然而悲也銘曰  
公始在家文藝孝友其在 王朝頽然固守逢世之  
亂乃奮身手詩書千櫓仁義介冑用不缺折功莫與  
懋 聖主褒加而公不有雖不有之卒選其垢故於  
登庸人先已後喪亂纔平長城遽頽 上思其忠幸  
有榮哀丹書鐵券追上雲臺非公所期實惟倘來我  
觀厥成以究根基苟無其孝忠焉用移旣全其德慶  
譽無虧錢浦之東寺前江月是公遺詞千古瑩澈

谿谷張公神道碑

國朝文獻至 宣廟時大備屈於昏朝而復伸於  
仁祖之際然論其冠冕一代掩迹麗羅浸淫乎趙宋

之世者惟谿谷文忠公其人也公諱維字持國德水  
之張出自中國元時有舜龍來仕高麗官至贊成事  
德城府院君高祖玉擢壯元及第曾祖任重掌隸院  
司議祖逸縣監考雲翼刑曹判書蓋自高曾以至判  
書公皆以文名世判書公娶判尹朴崇元女朴夫人  
夢旭日照身俄而日入懷中而公以 萬曆丁亥十  
二月二十五日生于宣川府之衙廨判書公教長公  
公五歲傍聽而便解十歲悉誦經書十五請業于尹  
月汀根壽又從文元公金先生生長生學先生嘗曰聰  
睿力學見解超詣將不可量也因以斯文之責期勉  
焉十六旁通諸史子集十九赴場屋時文名已大起

舉子趾齧而來叩公酬應不窮無所隱伏人大服其  
識度遂占解元二十中進士公自幼以局藝爲少遂  
讀濂洛諸書尋究義理之奧作陰符經解以正諸家  
之謬光海己酉闈大科隸承文院兼侍講院說書槐  
院當簡新進公與同志斥去權貴子弟會修隙者泥  
公史薦越三年始拜間爲注書壬子坐誣獄罷公年  
十三已喪判書公至是奉母夫人屏處于安山田廬  
沉潛經傳樂而忘憂時 母后幽辱彝倫數敗諸公  
有反正議公爲贊謨畫 仁廟御極復入史館陞典  
籍由禮曹郎遷吏曹凡所財品大愜輿議 賜暇讀  
書選入玉堂承 命廉察湖南誠心究訪宿弊如洗

陞正郎策勲二等鄭公經世 筵白公文學才識當  
今第一 上特加通政拜兵曹叅知蓋公初心只以  
綱常晦塞思正人理而已而功名非其意也既復  
命力辭 不許差籌司堂上李适叛扈 駕南下路  
拜大司諫勲貴有負犯論劾不撓用羈勒勞階嘉善  
疏封新豐君諫職仍舊劄陳頻 御經筵輔翼 世  
子之道移大司憲病免由大司成還拜大司諫遷吏  
曹叅判是時 新化未久因循泄沓治效日遠公上  
疏曰天下之道有其志然後有其事有其事然後有  
其效古昔帝王各有一代規模三王行仁義五伯假  
之汙隆雖異皆能以實心行實事其致一也 殿下



循塗守轍踵常襲舊任聰明於文簿局智慮於規例  
用人不分賢邪侷事罔念經遠其幽獨敬肆之分本  
源操捨之間果能以實心致實功乎伏願開廣志趣  
樹立規模以古先哲玉爲標準以修齊治平爲己任  
夫人君一喜慍一予奪而物之榮辱死生係焉苟非  
有恢廓之度曷有以處崇高之地故曰山藪藏疾川  
澤納汚國君舍垢此至論也 殿下臨御之始從諫  
弗咈幾乎轉圜而識者猶慮其出於勉強逮至近日  
輒以訑訑之色待之甚至加之以情外之罪名震之  
以過當之 嚴命夫人臣敢言者是猶攀天而觸雷  
霆其事誠難其志可嘉而乃反屑屑然較長短競曲

直必欲伸己而屈人是何示人不廣也伏願虛心易  
氣容受盡言要使衆美畢集協于克一焉夫人君所  
惡莫如朋黨其在于今又是病國膏肓然其去之之  
要唯在明與平耳明則枉直不蔽平則舉措無失能  
是二者何憂其難去哉竊聞 聖明惡之太甚故因  
有所過疑折之太急故不察其本情唯茲一念旣成  
偏係方寸虛明之中有所障礙故發於事爲者多不  
得其平矣伏願宅心如水虛明鑒物無偏無黨會極  
歸極焉論者以爲中興第一疏云自是連拜大司諫  
大司憲弘文館副提學成均館大司成或爲吏曹叅  
判丙寅 上遭私親喪鄭公經世引君之母非夫人

以爲 上服當總公曰禮所言是父之妾也今日之禮異於是鄭公大悟其誤時延平李公貴完城崔公鳴吉以爲 上是爲祖後非爲人後旣存父子之稱當服三年公曰稱父固是父在爲母猶降杖暮今上旣承大統與祖爲體宜倣父在爲母之服朝議遂定旣葬又稱墓爲園公又上劄論其非初文元公極以稱父爲非曰旣已稱父則當服三年又當入 廟矣公亦辨論徃復終守己見有冬雷之變公又劄論以爲雷者天之威怒十月純陰之時乃復發動是失時而妄動也推原象類則得無有號令失當威怒過中者歟願隨事省察焉丁卯虜至隨 駕入江都時

國勢不振強副要盟虜使劉海華人也能文巧黠其進見時 上坐榻上不動海勃然却立不肯前左右惶駭公進曰彼無禮請麾使出去海亦色喘而自挫就座成禮而出約定請 上蒞盟議者引唐宗渭橋事謂當許之公請 上毋聽且就海力爭竟以大臣主焉方海定約時以絕 天朝爲第一條公大言痛斥海舉論語管仲不死子糾孔子稱仁語以誘憎之吾人不能曉解公以字音語脉得其意卽舉論語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以折之後海復歸正每言我國得體袁都督崇煥亦間知之每見我使亟言當時事必曰張侍郎何官安否何如虜旣退復使我不書

大統年號朝廷強從之公慨然論之曰和議之始事關天朝者死不可從舉國臣民皆知聖意堅定矣何至輕自動勦以喪所守哉事大之道年號最大一番差謬後無及矣上竟從公言幸還特拜吏曹判書三上辭劄批曰卿有才有學有德有行實協輿情公遂以世道自任恢張公道仕路清肅詔使至特以公爲遠接使非文衡而任此曾未有焉詔使不果來戊辰遂兼兩館大提學興陽縣監鄭弘任囚治內司人忤旨罷推公極言人主不當有私財庇私人仍舉楚靈王容申無字事上溫批以答時被虜人有逃還者朝廷畏虜嚇欲刷送公亟劄陳

其不可曰此天理人情之所不忍爲昔平原君一公子也身執於秦猶不肯出魏齊今以堂堂國家忍爲醜虜之一言棄我赤子委之虎口也諸議不以爲是公復條六說爭以去就至曰異日賊至何面目發號施令令執干戈以抗賊乎公以此與時議晚艱辭遞爲議政府右叅贊天早上劄曰殿下循常守舊不奮大有爲之志以爲謹守規例精察簿書無大闕失無大奸慝不失爲小康然此在昇平之世尚有不進則退之憂矣今殿下所處是何等時刻苦如何踐節儉如衛文延攬英雄如漢光勵精圖治如唐宗猶恐未足以濟以今觀之得無近於泄泄沓沓乎帝王

之學不外乎大學之綱條中庸之九經若能辦得有爲之志則舉此以措而有餘矣不然書自書道自道而心自心無以異於俗儒之出口入耳矣聖人有言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者公而已人主不當畜私財今內需司私財之府也然其初必關吏曹蓋倣周制欲令冢宰與知人主財用以示官府一體之意也今內需之官宦寺賤隸也本源一差末流之弊無所不有伏願必使吏曹簽署政院出納以昭平明之理人有恒言國之言路猶人之血脉也血脉壅則人病言路塞則國亡粵自臨御以來以言獲罪者非止一二觸忤殿下則不悅觸忤宰執則不悅故臺閣之

上稜骨消軟直氣摧沮轉移之機只在殿下能使屈者伸塞者通則人心大悅國脉靈長矣又以大司憲上劄極論懋聖學聽言安民之道其聖學說曰君道有體用修己安民而已人君以眇然一身處億兆之上而爲之表準故必極其正而後可以責人之不正極其公而後可以責人之不公極其誠而後可以責人之不誠洪範所謂建極是也然求其所以致此者亦有學焉而已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然其立志欲真切窮理欲精密踐履欲篤實則無以異也而人君內有衆欲之交攻外有萬務之沓至其心易以撓奪其事難以專一講廟啓沃之益只在於經

筵於是怠焉無可幾矣 殿下自卽作之初開筵講學不能如 祖宗故事至于近日漸就稀濶 臨筵之際務尚簡默未嘗從容咨叩輟講還內則所與處者宮妾宦寺也如是而欲望進德修業無乃已疎乎求其病源則都在於 聖志之不立志不立則學不進學不進則德不成德不成則其發於心術政令者舉皆偏倚謬戾不得其正若能翻然改圖奮然發憤以聖賢爲必可學三代爲必可至數御 經筵專精研究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推之於事持之以不息行之以誠實則德安有不成而治安有不興乎公前後勸戒皆不出此兩劄之意矣己巳羅公萬甲以謹直

忤 旨竄逐公伸救甚力 上謫授公羅州牧使大臣卿宰三司合辭爭執皆不能得羅物衆地大又遠王化公視民如傷道德齊禮民俗風動時事大交鄰辭命繁夥 上曰張某之文可思李月沙廷龜金公槃啓曰張某文章得之經學辭理俱到且其識見明遠自中機宜聖人所稱草創潤色此真其人也庚午八月召入以刑曹判書曹務亦無愆愆 上將崇奉章陵公時長憲府作典禮問答八條隨劄投進不報時 上意益決而公復爲宗伯兼大提學公以爲此事皆關本曹不可違心奉行抗論得遞嘗入 侍又陳辨其是非極其詳雅 上雖面諭勤懇而終不撓

館學儒生亦因爭論而捲堂公請 上屈己慰諭以  
扶元氣天將黃龍爲島衆所囚朝廷諭以逆順島衆  
感悔效順其檄文公所製也壬申 上竟崇奉 章  
陵公自劾曰宋朝濮議時呂誨范鎮次第貶降不如  
是無以定朝家之是非明士夫之進退也況今大禮  
時該用文字必及於臣身辭而不承則是廢職也強  
而爲之則是枉志也廢職則不恪枉志則不直乞解  
職名 不許 仁穆大妃薨撰進 哀冊及誌文以  
例進階由大司憲又拜吏曹判書時當禮訟後上下  
僚友疑貳散漫公務在調停秉心平允無何以疾辭  
遞自是不復任世道識者恨其未盡底蘊丙子從難

于南漢城要所以救 君父之禍者無所不用其極  
隨 駕還都始聞母夫人沒於江都旣葬返哭 上  
命起復而拜議政府右議政公驚惶欲死瀝血乞免  
上必欲奪情加以隆禮者迺出今古公遂昇出墓側  
前後十八疏始 許公衰年執喪不怠不解疾漸劇  
遂以戊寅三月十七日卒公天資近道英睿夙成清  
明溫粹寬厚和平然有制而不流無詭於規度早從  
儒賢得聞學問之方始以讀書爲窮格之要而其讀  
書之法不強探以求通不穿鑿以爲說先求文義之  
所安以求理趣之所適使古作者之意如出於己心  
故文從字順各職其職而我之見識昭明洞澈無有

隔礙金先生嘗曰持國見解雖古儒賢罕有及焉每有所疑必與往復公洒然論說如不經意而辭理俱到先生多捨己見而從之公於書既無不通皆爲受用逢源之資故體驗自深踐履自篤矣以故其內行純茂事母夫人無一毫不順其意敬待伯氏如奉嚴父嘗疾病躬嘗湯藥闔門至密之間不舍謹獨之功御下極其慈接人極其恭祭祀之禮一毫有違則終日不能安愛君憂國出於至誠不問家事而無一念不在朝廷常優餘謙退言若不出口而義所當爲則身犯雷霆雖貴育不能奪辭受之節甚嚴人不敢以非義相試以故勲勞卿相兼且連姻 王室而蕭然

若寒士家視世之富厚酣豢不啻若浼焉然同朝無忌嫉者蓋公深厚渾融不以善自多也嘗謂天下大本在人主一心又以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每爲上反復陳戒曰人臣不以格君心爲先而徒規規於事爲者皆苟而已故正心誠意修己安人之說不絕於進講之時不以瀆告爲嫌也又論事懸合有同龜著蓋書通而理自明理外無物故也最以文與道判以爲二爲末學之陋此韓歐之所不免而朱子之所深斥者也或以公爲或不專主於儒道豈公始以高明之故嘗喜禪道之空虛靜一耶亦豈有晚年終不能會極耶或又疑公不當擬進某文字蓋公自丁卯

之變尊周之義炳若日星於此文字猶用鄭楚甸夷  
事以自伸幾致生事而不悔蓋公於此自以爲罪我  
知我矣噫其亦戚矣或謂公亦如韓子之因文悟道  
亦非也公幼從先師知本末賓主之致自知循序用  
力之方矣惟公所論中庸略異於朱子章句然此則  
公於此偶有所疑而不敢強故不免有所憤悱而其  
辭遜其禮恭此實朱子之所嘗許者豈若溫陵象山  
輩強立異說求與爭衡者之比哉惟盡讀古今書者  
而後庶可以論公也若論其文章則渾浩流轉泊然  
而止中藏萬物變化無窮然必依於經訓理勝義正  
不爲空言其視明朝鉅公震耀張皇自謂並駕馬韓

而無其實者公蓋將姑舍是矣是蓋上窺韓歐而義  
理則主於程朱故上下五六百年間無可與軒輊者  
矣嗚呼盛哉夫以歐公之博洽劉原父猶病其不讀  
書而公亦時議其失使劉公而論公則又未知以爲  
如何也士生偏邦不得與於中朝文獻可慨也已  
夫人金氏文忠公仙源相國之女端粹貞靜謙恭慎  
畏克成內治以媿敦德男善激文科判書一女卽我  
仁宣聖母也公沒時有晴虹數十丈橫跨屋上如公  
之適來適去豈無徵應也有文集幾卷行于世其演  
連珠數十篇屬續前一日絕筆也 上追贈領議政  
賜謚文忠墓在安山月谷里前有 御題表額而神



道顯刻則久未遑也今年春 聖母臨薨與 顯宗  
大王同 命善激使徵文於賤臣時烈時烈以謏聞  
淺識皇恐不敢當而亦不敢終辭謹論次如右而若  
其贊揚善美則非其任故謹撫一時名卿鉅公之論  
則白沙李公恒福盛時公年甚少而白沙曰某之文  
章德行雖置於聖門諸子可與伯仲矣權石洲鞞則  
曰坦蕩明白表裏洞然文不如其人矣如申象村欽  
李月沙鄭守夢擘莫不折行輩以交曰如祥麟瑞鳳  
或曰不失赤子之心者惟某庶幾焉或以爲可託六  
尺之孤或以爲當與三代人並論惟此數語者後世  
尚論者庶幾摠之而稱停焉銘曰

有宋歐陽繼昌黎賢而二子生在程朱先惟公則後  
探討其書因茲沿溯遂理緒餘然後汎濫九流百氏  
以一心微函千古秘地負海涵溥博浩瀾之言之行  
其源寔逢在家在邦孰有怨恫維昔宋人要晦翁云  
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晦翁曰咨捨此伊何惟公啓沃  
諒亦靡他雖云死法莫如斯活縱曰常談其妙孰埒  
雖韓歐說震耀今古原其實理豈無賓主惟公所學  
寔有本末所以文元不厭商確俱收並蓄公固有之  
而豈徒多寶闕殆疑况其初晚不無異同惟百世人  
究厥始終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三

